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十五

宋 謝維新 撰

字學門

楷書

事類 八訣 歐陽詢丨丨丶如高峯之墜石乚似長空之新月一若千里之陣雲丨如萬歲之枯藤乚如嶺松倒折落掛石崖乛如萬鈞之弩發丿如利劍截斷之角乀如一波常三過筆澄神靜慮端已正容秉筆思生臨池志逸虛拳直腕指齊掌空意在筆前文向思後分間布白勿令側偏墨淡即傷神彩毫絕必滯鋒鋩肥則為鈍瘦則露骨勿使傷於軟弱不得怒降為奇點

畫調勻上下均平遞相顧揖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毋令左短右長斜正如人上稱下載東映西帶氣宇融和精神洒落省此微言孰為不可也歐陽詢

三昧　張長史郎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出其右所以度越諸家無轍迹可尋可謂入筆墨丨丨黃山谷集

墨猪　王逸少云凡字多肉微骨謂之丨丨出書訣墨藪

田漢　李後主云顏魯公書端勁有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並脚丨舍丨耳筆錄

書得於心　丨之神運雖丨之丨丨然法度必資講學凡字須均平若筆畫多寡相遠不可使停寡在左則取上齊吟字是也寡在右則下齊知字是也筆訣

書象其人　歐陽詢貌寒微敏悟過人其書勁險篋正稱其貌爾是知凡丨丨丨為丨志林

瑤臺芳桂　尚書郎李充母以夫衛姓自稱李衛正書如玉壺之冰丨丨之月婉然丨丨丨移若清風談苑

玉匣蘭亭　唐太宗有大王真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為軸寶惜者蘭亭序為最嘗附耳謂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序以玉匣貯藏昭陵故實

手墨和調　褚遂良嘗

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能得此孰與歐陽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褚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足可貴尚遂良大喜歐陽詢

點畫遒勁 錢若水言唐陸希聲得筆法凡五字擫押鉤格抵用筆雙鉤則｜｜｜｜而盡妙矣謂之撥橙法希聲以授沙門䛒光光入長安為翰林供奉又宰相刁衎言江南後主得此法復增二字曰導送今詩詔尹希古亦得之而所書為一時之妙澠水燕談

當世獨步 近年筆法蔡君謨獨步當世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處所君謨以為能取譬同上

本朝第一 五代楊凝式筆迹雄強往往與顏行相上下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曉宋寒李俗殆浪得名惟蔡君謨資格既高當為｜｜｜｜仇池筆談

詩集法類 見前書

草書 又詳見前書法類

事類草聖 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凡衣帛必書而後練韋仲將謂之ㅣㅣ晉衛坦傳 草賢 崔瑗善章草謂之ㅣㅣ說苑 章草 漢黃門令史史游作急草解散隸體麤書之王羲之以ㅣㅣ荅庾翼翼嘆伏曰吾昔有伯英ㅣㅣ夫之今見王書神明頓還舊觀張懷瓘書斷 杜操字伯度善草書章帝愛之令上表亦作草書謂之ㅣㅣ書苑 柿葉 鄭虔好書恨無紙慈恩寺貯ㅣㅣ數屋虔取以書歲久皆徧本傳 蘭亭序 羲之蘭亭草號為最得意宋齊間不聞稱道者永師晚出此書諸儒皆推其真行之祖所以唐太宗必欲得之其後公私相盜至於發冢今遂亡之定武本蓋得髣髴褚庭誨所臨極肥洛陽張景元斲地得缺石極瘦定武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己有而非彼也南昌集 鸚哥嬌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ㅣㅣㅣ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曰

比舊日如何僕曰 一臺二妙 索靖燉煌人精草法武帝愛之時可作泰吉了矣尚書令衛瓘世號得伯英之筋｜

｜｜｜王隱晉書 長沙三昧 ｜｜僧懷素善書自言得草聖｜｜｜國史補又山谷詩 以頭濡墨 張旭善草書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世呼張顛本傳 陳牒乞判 張旭為常熟尉有老人｜｜｜｜宿昔又來旭怒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晉本傳 舞劍得神 張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公孫大娘｜｜器而｜其｜後人論書者得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旭傳 聽江得法 坡云古今人詩筆有所自長史以劍器容有是理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鬬而草書長殆非誕也志林 春蚓秋蛇 伯英學書之妙宜師乘帳之奇行行若縈｜｜字字若綰王羲之傳 旱蛟毚兔 歐陽詢貞元初為太子率更令嘗書千文周越題云所謂如｜｜得水走

穴殆不虛耶本傳

驚鸞舒翼　蓋草聖之為狀也婉若銀鈎漂若｜｜｜｜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虯蟉或往或還頹阿那以羸形欻奮疊而桓桓及其逸遊盼蠁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逞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玄熊對踞於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登之又似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從風轉相比附窈嬈廉苫隨體散布紛欃欃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猨飛鼬相奔趣陵魚奮翼駮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出晉索靖書勢

飛鳥出林　張旭草書如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鄭虔草書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釋亞棲草書如｜｜｜｜驚蛇入草書法苑

霏煙翥鳳　王逸少裁成之妙煙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盤狀如斜而反正本傳

游雲驚龍　王羲之尤善草隸論者稱其筆法飄若｜｜矯若｜｜本傳

瘦硬肥勁　懷素草工瘦張長史草工肥｜｜易作｜｜難工又云此兩人一代草書之冠冕也南昌集

軟俗俊快　本朝尚書郎周越以書名於天聖景祐間然筆法｜｜無古氣梅堯臣作詩聞談蘇舜欽

子美喜爲健句草書尤丨丨嘗曰吾不幸寫字爲人比周越作書爲人比梅堯臣良可歎也東軒筆錄

鍾王無尚

唐柳公權書法結體勁媚嘗召至御前書紙三番作眞行草之體文宗嘗與公權聯句爲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帝命題於壁字徑率五寸帝歎曰丨丨丨以丨也本傳

崔杜不足

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夸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丨丨丨下方羅趙有餘三輔決錄又羅叔景趙元嗣與張伯芝並時見稱於西州伯英自云上比丨丨丨下方羅趙有餘坡詩注

詩集醉墨堂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何用草書誇神速開卷惝怳令人愁我嘗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瘳自言其中有眞樂適意無異逍遙遊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飲美酒消百憂君於此藝亦云至堆牆敗筆如山丘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胡爲議論獨見假隻字片紙皆藏收不減鍾王君自取下

方羅趙我亦優不須臨池更張旭草書詩斯人已云亡
苦學完取絹素充衾裯東坡

東吳精 草聖秘難得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嗚呼丨丨丨逸氣盛清識老杜詩

林下風 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井倡抹紅妖歌嫚舞眩兒童謝家夫人淡首容蕭然自有丨丨丨天門蕩蕩驚跳龍山林飛鳥一掃空為君草書續其終待我他日無忽忽坡題王逸少帖

篆書 又詳見前書法類

事類籀文 漢興亡古草書不知作者蓋兩漢銘勒雜以古文篆籀及八分為之魏晉以還篆文遂盛衛坦四體書勢

雲篆 陰陽分則有三元八會之文又有八龍丨丨光明之章也其後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拘省丨丨之迹以為順形梵書破分二道壞真從易乃為六十四種之書遂播之三十六天上下也今三元八會太極清仙之所用丨丨光明

今所見神靈符書之字是也陶隱居真誥紫微夫人説

書虎 唐李陽冰爲篆字人不能及號丨中丨本傳又竇泉歸陽冰爲筆虎法苑

篆室 李斯變蒼頡籀文爲玉筯篆成一家法更八姓無此其右者唐開元時李陽冰窮入丨丨隔一千年與秦斯相見舒元輿篆書

金剪書 唐司馬承禎字子微善篆別爲一體名丨丨丨續仙傳

蝸匾法 江南徐騎省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乃筆鋒直下不倒故鋒嘗在畫中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丨丨丨凡小篆喜瘦而長丨丨丨非老筆不能湘山野錄

釵頭𨳇足 竇泉作小篆贊曰丨丨屈玉丨丨垂金書法苑

龜文龍鱗 體有六篆巧妙入神或象丨丨或比丨丨紆體放尾長翅短身揚波震激鷹峙鸞停鳥震延頸脅翼凌雲事見雜記

勁健端妙 無惑同安人善小篆爲翰林待詔徐鉉鄭文寶查道馬紳中華葛湍皆江東人善篆弗能及也其丨丨丨丨又過於凝士夫藏以爲寶書法苑

方圓流峙 李陽冰與李夫人書云其意在古篆於天地山

川得方圓流峙之狀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文物衣冠得揖遜周旋之體書法苑

詩集快劍長戟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絶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丨丨丨丨森相向八分一字直萬金蛟龍盤拏肉屈強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知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爾何杜詩

隸書

又詳見前書法類

事類戈法 太宗學虞世南隸書每難於戈法一日書遇戩字召虞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徵徵曰仰窺聖作內戩字

||逼真帝賞其鑒識書法苑

錦書唐呂向工草隷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錦書本傳

詩集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注云鍾繇鍾會父子俱善隷書杜詩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十六至四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康儀均

謄録監生臣姚秉哲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十六

宋 謝維新 撰

文房門

筆

釋名筆述也謂述事言之也

事類

緑沉 王羲之筆經曰有人以丨丨漆竹管及鏤管見遺斯亦可玩詎必金玉哉初學

青鏤 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丨丨管筆授之曰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大進青箱雜記

筆札 谷永與樓護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丨丨本傳

筆品 梁元帝為湘東王嘗記録忠臣義士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

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用班竹管書之 **筆牀** 南朝呼丨管為丨梁簡文帝答徐摛書特設書幌下置筆牀四管為一牀樹萱錄 **筆冢** 僧智永學書有舊筆頭數石瘞之號退丨丨文房四寶 **筆陣** 夫紙者陣也筆者弓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城池也王羲之筆陣圖 **筆諫** 唐穆宗問柳公權書何由盡善對曰心正則筆正穆宗改容知其為筆諫也本傳 **潤筆** 蔡君謨為永叔寫集古目錄序歐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等為丨丨正摸宗以為太清而不俗歸田錄 **假筆** 閩人黃碣有丨其丨音碣曰是筆他日當斷大事不可假五代史 **君子避** 丨丨宜丨三端文士筆端武士鋒端辯士舌端韓詩外傳 **文子化** 有書生謁李林甫云管丨丨後丨為筆開元遺事 **中書君** 毛穎者中山人也始皇時蒙恬伐楚圍毛氏之族拔其毛載穎而歸封諸管城號管城子累拜中書令呼為丨丨丨韓愈作毛穎傳 **管城侯** 宣城毛元鋭字文鋒封為丨丨丨文嵩作管城侯傳 **尖頭奴** 元魏時有臣古弼頭尖魏太武帝名之曰筆頭又曰丨丨丨時人呼

為筆公北史

毛錐子 洪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丨丨丨安足用哉五代史

筆生花 李白少夢丨頭丨丨丨自是才思贍逸天寶遺事

筆五色 江淹夢人與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又夢郭璞取去自後為詩絕無美者典略及本傳

和墨濡筆 起居舍人秉管隨宰相入殿夾香案分立殿下丨丨丨丨時號螭頭唐志

持橐簪筆 張安世丨丨丨丨注云近臣負橐簪筆備顧問或有所紀負橐者所以盛書也簪筆者謂插筆於首前趙充國傳

班超投筆 後漢丨丨嘗丨丨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本傳

樂天應制 白丨與元微之丨丨各有纖鋒細毫之筆攜以就試相顧而笑目為毫錐故贈元詩策目穿如札毫鋒利似錐本集

詩集吐虹 男兒生世間筆端丨白丨何事與秋螢爭光蒲葦叢山谷

飛鸞 霜蹄千里駿風翩九霄鵬筆丨丨聳立草罷鳳騫騰杜甫

如椽 青鏤墨淋漓珊瑚架最宜靜撥花影轉孤卓漏聲遲題柱吾無取丨丨彼一時林和靖詩晉王

珣夢筆大丨丨本傳

插架 蘇過叔黨賦鼠鬚筆云太倉失陳紅狡兔得餘腐既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餧餓猫粉鬚雜霜兔揷架刀稍健落紙龍蛇驚穿墉何卑微託此得佳譽苕溪詩話

題竹 粘粉為題棲鳳丨帶香因洗落花泉僧貧休

寫經 尚書因用裁天詔內史新將丨道丨柳子厚

五兄弟 錢次公以墨四丸筆五枚賜揚時可揚戲曰安得硯乎次攤曰不難須一詩揚乃作一絕云尖頭奴有丨丨丨十八公生四客卿過我書齋無一事似應終日待陶泓本朝百家詩

千人軍 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丨丨丨杜詩

墨

釋名墨晦墨也

事類

墨卿 揚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以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丨為客丨以風漢本傳

墨公 薛稷封丨為丨加九錫詳見下

使者 陶家瓶餘事曰玄宗御按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

臣墨之精黑松丨丨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記聞

太守 薛稷為墨封九錫拜玄香丨丨兼亳州楮郡平章事是日墨吐異氣結成樓臺狀隣里來觀良久乃滅纂異記

陳玄 毛穎與絳人丨丨弘農陶泓會稽楮先生友善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恠焉退之毛穎傳

松滋 燕人易玄光字處晦封為丨丨侯盖墨也松滋侯傳

墨丸 山谷几間取小囊有墨以示潘谷谷隔囊手之即置几上曰天下之寶也出之乃李廷珪墨又別取小錦囊有丨一丨谷手之如前則歎曰今老矣不能為之出之乃谷少所作墨其藝之精如此邵氏後錄

墨漆 太祖下南唐得李廷珪父子墨同俘獲付主藏籍入不為貴也後有司更造相國寺門詔用丨丨取墨於主藏車載以給皆廷珪父子墨至宣和間黃金可得而李墨不可得也邵氏後錄

削木 蔡君謨言李廷珪墨能丨丨墜溝中經月不壞百家詩

磨人 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墨固無恙可為好

事者之戒坡集

石墨　陸雲與兄書曰一日上三臺曹公藏丨丨數十斤令送三螺文房四寶懷化郡掘塹得丨丨精好可寫書顧微廣州記築陽縣有墨山山丨悉如丨盛弘之荊州記

瑜麋　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丨丨墨大小二枚西京記

狻猊　徐峯善棊段成式欲盡窮其術峯曰子若以墨丨丨與我當使子過我十倍龍隨記

豹囊　養墨以丨皮丨貴乎遠濕文房四寶

九子墨　陸士龍與兄書云有丨丨丨祝婚者多子之義也祝曰九丨之丨藏於松煙本姓長生子孫無邊文房四寶

雙龍樣　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其子廷珪亡至歙州以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其墨有劍脊圓餅面多爲龍紋嘉祐中仁宗宴近臣於羣玉殿嘗以其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旨賜者皆丨脊丨丨尤爲佳品文房四寶

王勃夢墨　丨丨丨人遺以圓丨盈袖自是文章日進酉陽雜俎

伯英學書　後張丨丨臨池丨丨染水盡墨本傳

詩集龍麝 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冰霜侵髮齒非人磨墨墨磨人瓶應未罄罍先耻逝將振衣歸故國數畝芳園自鋤理作書寄君君莫笑但覓來禽與青李一螺點漆便有餘萬竈松煙何處使君不見永寧第中擣丨丨列屋閑居清且美倒暈連眉秀嶺浮雙鴉畫鬢香雲委時聞五斛賜蛾綠不惜千金求獺髓聞君此詩當大笑寒窓冷硯冰生水東坡

蛾綠 丨丨攢曉門李賀 煬帝宮女爭畫長蛾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丨丨子大業拾遺記

寸玉 書窻拾輕煤佛帳拂餘馥辛勤破午夜妝此一丨丨癡人畏老死腐朽同此木欲將東山松涅入南山竹墨堅人苦脆未用歎不足且留汪蟲魚莫草三千牘坡詩

萬杵 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肥熟丨丨犀角盤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蓬萊春晝永玉殿明房籠金篆洒飛帛瑞霧縈長虹遥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同上

烏玉玦 我貧如飢鼠長夜空皷甕瓦池研竈煤葦管書柿葉近者唐夫子遠致丨丨丨同上

畫墨仙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四壁驚市人那知望拜

馬蹄下胃中一斛泥與塵何似墨瀋穿破褐琅琅翠餅敲玄笏布衫漆墨手如龜未害氷壺貯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媸妍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着人間丨丨丨東坡與潘谷

給上方　溪石琢馬肝剡藤開玉扳噓噓雲霧出奕奕龍蛇綰此中有何好秀色紛瀟眼故人歸天祿古漆窺蠹簡瑜糜丨丨丨老手擅編劉分餘幸見及流落一枝赧坡詩

妙一世　子墨客卿丨丨丨懷玉山中五丈夫峨眉老仙與推轂谷量牛馬斗量珠洪駒父上墨工

紙　釋名紙砥也謂平滑如砥石也

事類蔡侯紙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蔡倫字敬仲為尚方令乃造意用樹膚麻頭敝布魚網以為紙奏上安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故天下稱丨丨丨本傳

左伯紙　丨丨能為丨時蔡倫亦為之伯尤為精妙鄴都宮觀成詔韋誕仲將題署奏曰若用張芝筆丨丨丨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成

經文之勢書斷

楮國公 薛稷為紙封九錫拜丨丨丨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畧道中郎將事略又毛穎傳穎與會稽楮先生友善注謂紙也韓昌黎文

好時侯 謂紙為華陰楮知白字守玄亦曰丨丨丨文館書史好時侯傳

側理紙 南越獻丨丨丨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倒側因以為名晉武以賜張華寫博物志拾遺記

陟釐紙 本草注云水中苔取以為紙名苔紙青黃色本草又張華撰博物志晉武頗嫌繁命削之賜側理萬張子年云丨丨丨也此紙以水苔為之漢人語訛謂之側理也王子年記

衍波牋 蕭貫夢至宮庭有婦人授貫紙曰此所謂丨丨丨煩賦宮中曉寒歌直方詩話

薛濤牋 唐元和初蜀妓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乃狹小之人以為便號丨丨丨

赫蹏書 成帝以篋裹藥二又丨丨丨與獄中婦人曹宮飲赫蹏薄小紙也曹宮宮婢有皇子趙飛燕傳

生熟紙 唐人有丨紙丨丨熟紙妍妙輝光生紙非有喪不用退之與陳京書云送孟郊序用生紙寫言急於自解不暇擇耳邵氏後錄

藤角紙 范寗教曰土絕不可以作

文書皆令用丨丨丨詩話**桃花紙**楊炎在中書後閣用丨丨丨糊窻鳳池**繡花紙**蕭穎士少夢人授紙百番閒之皆繡花文筆候秩**金花牋**帝與貴妃賞牡丹李延年持丨丨丨賜李白楊妃外傳**烏絲欄**宋亳間紙有織成界道謂之丨丨丨又異聞集霍小玉傳取朱絲縫囊中販越姬丨丨丨素段三尺以授李生生多才思援筆成章李肇國史補**布頭牋**販布頭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之作紙名丨丨丨此紙名冠天下志林**吊剡溪**唐舒元輿作丨丨丨藤文剡溪藤可作紙吉今之錯為文者皆夭閼剡藤者也本傳**貴洛陽**左太冲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賦三都遂締思十稔豪貴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晉史**杜暹百番**唐丨丨為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受丨丨時人謂之百紙參軍本傳**右軍九萬**王丨丨為會稽謝公就求牋紙庫中有丨丨板悉與之語林

詩集**雲藍**子在九江造丨丨紙輒送五十板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寄相思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鵾

白學似貧家老破除古今迷忘失三餘拙知丨丨非新得鷃染鴉青襲舊書山谷

陽山藤丨丨老丨戲王昉烏絲翠竹避寒光羅侯包贈室生白明於機上之流黃愧無征西鬣尾手為寫黃門急就草山谷

蠻溪藤丨丨卯丨卷盈百側理羞滑匲羞白想當鳴杵砧面平枕鄉葉風溪水碧千里鵝毛意不輕聲煙腥膩北歸客

硯

釋文硯研也可研墨使和濡

事類

硯名

唐李衛公丨丨結隣言與結為隣也開元錄

硯封

薛稷為丨丨九錫拜離石鄉侯鐵面尚書使持節即墨軍事硯鳳翔退耕錄

硯譜

端溪丨水中石色青山半石色紫山頂石尤潤如豬肝色者佳蘇易簡墨譜

硯傳

文嵩石虛中傳字居默器宇方圓中心坦然拜即墨侯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楮知白同出處文房四寶

硯讚

黛黝文字耀明典章施而不德吐惠無疆浸清甘液吸受流光繁欽硯讚

硯銘

運量漿蘇榮辱是若王粲硯銘東坡有鳳

朱石丨丨見後詩余家有歙丨底有款識云吴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松㯳凝煙楷因鋪雪毫頡如飛人間四絕文集

四絕李後主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毛元銳筆謂之丨丨硯話

三種魏泰曰端溪有丨丨曰岩山曰西坑曰後磨石色深紫襯手而潤叩之清遠有深綠圓小鸜鵒眼乃岩石也其次色亦赤呵之乃潤鸜鵒色紫綫慢而大此乃西坑石也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而小潤謂之後磨石西坑硯三當岩石之一後磨三當西坑之一其品可知東軒筆錄

龍壁壁曰丨丨其下多秀石可硯柳宗元柳州山水記

漁潭徐玄之夜讀書見人物如粟米數百皆具甲冑擁一紫衣者行案上傳呼曰蚍蜉王欲觀丨於紫石潭漁具數十人入硯中皆獲小魚異聞實錄

金星歙石出於龍尾溪以丨丨為貴余少時得金坑壙石堅而發墨端溪以北岩為上龍尾以深為上龍尾遠於端溪上而端石以後出見貴爾

玉硯許漢陽筆以白玉為管硯碧玉以玻璃為匣

馬肝漢武帝時鄄支進丨丨石以和丹砂食之則彌

年不飢以拭白髮盡黑此石亦可作硯有光起東坡詩注

鴝眼 黃黑相間黳睛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傍浸漬不甚晴明謂之淚眼形體畧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謂之死眼活勝淚淚勝死死勝無東坡筆錄

金線文 端溪石有白赤黃點者謂之鸜鵒眼脉理黃者謂之｜｜｜其山號斧柯昔人採石者先以中牢祭之不爾則雷電失石所在文房四寶

紅絲石 青州有｜｜｜紅黃相參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皆可為硯

端歙石 ｜石如德人每過於厚或廉於財不能底滯｜｜如俊人輒顛倒失之輕而遇事風生无不厭足人意邵氏後錄

黯淡石 坡作鳳咮石硯銘云出北苑鳳城山余至建州求之無有蓋南劍｜｜灘石也此石有二種其一出鹵水去黯淡四十里細潤而不甚發墨｜｜灘｜宜墨而膚理不遠唯兼二者真過龍尾也葉少蘊詩

君苗焚硯 見前文章類

維翰鑄硯 見前習學類

詩集

雲氣 琱琢山骨秀磨礲發光炯體潤｜｜生寒泉洌幽井平生心腹交陳玄與毛頴德重不傾側中虛且明靜

置之棐几上吾方日三省謝无逸

電光 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乃丨丨杜子美

紫潭丨丨 出玄雲翳我潭中星獨有潭上月倒掛紫翠屏我老不看書默坐眷此昏花晴時時一開眼見此雲月眼自明久知世界一泡影大小真偽何足評笑彼三子歐蘇梅無事自作雪羽爭故將屏硯送兩范要使珠壁棲窻櫺狀頭復一處靈堂窻下爾雅箋魚蝦二物與人初不異飄落高下隨風花坡集

眉子石硯 君不見李成畫手開十眉橫雲九月爭新奇游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戎馬斷又不見王孫青瑣橫窻碧腸斷浮雲遠山色書生性命何足論坐費千金買消渴遡來喪亂愁天公謫向君家書硯中小窻書幌相嫵媚令君曉夢生春紅東坡眉子石硯詩

郭君大硯 丨丨丨丨如南湞化我霜毫作鵬翼安得剡藤三千尺揮九萬字不渴墨山谷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十七

宋 謝維新 撰

釋教門

浮屠名義

事類

三緣　第一為了自已輪迴生死二為紹隆三寶三為六道四生皆令解脫古禪師語録

八風　寶積經及大毗婆娑論以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為丨丨又得可意事名利失可意事名衰不見前排撥名毀不見前讚美為譽現前讚美為稱見前排撥名譏逼迫身心名苦悅適心意為樂要覽

四諦　苦集滅道是也苦謂一切生老病死之類集謂一切聚集

骨肉財帛之類滅謂壞滅道謂脩行類比名丨丨謂其理
審諦非徒説也經云見苦斷集因滅修道龍舒心經注
五濁 刼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彌陀經
五蓋 貪欲瞋恚睡眠調戲疑悔文選注
十身 自身衆生身國土身業報身聲聞圓覺菩薩智法虛空等身古禪師語錄
三昧 道家云貞一儒者云致一釋氏云丨丨其義通也言一即有二遂至於三言三即昧在其間反覆存之而已佛言
三有 欲有色有无色有有者何謂一切有漏法是佛言若業能令後生相續是有又云生滅故名有墮若集諦中是有婆沙論
三藏 謂經律論三者揔名六帖
七衆 謂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室羅未尼此出家五衆優婆塞優婆夷此在家二衆此丨丨也
三衣 一僧伽梨即大衣也二欝多羅僧即七條也三安陀會即五條也此是丨丨若呼七條衲衫裙為三丨誤也
四大 我今此身丨丨和合所謂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髓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丨丨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圓覺

經

六通 華嚴經一天眼二天耳三他心四宿命五神足六漏盡 晁迥道院集

五禪 禪有五有凡夫禪有外道禪有小乘禪有大乘禪有最上乘禪同上

四恩 恩有四種一父母二師教三國主四施主大乘本生經

五戒 凡出家師已評之經旬月令其解息師乃為受丨丨名鄔波索迦此是創入佛法之基丨丨謂一不殺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大衆所攝也師次為辦漫條方請阿梨為剃頭授十戒此名室羅末尼又云有善男子欲求出家未得衣鉢欲依寺中任者名畔頭陀波羅沙此方行者也

五蘊 謂色受想行識也色謂色身有形或黃或白是也受謂一切受若受樂受用是也想謂一切思念是也行謂所行之事識謂曉解世間事丨丨即五陰

六塵 色聲香味觸法謂之丨丨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謂之六入文選頭陀寺碑

色陰 如人以目觀晴空摧一睛空迥无所有其人無故目瞪發勞則虛空別見狂華非從空來非從目出若空來者還從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虛空自不容其華相起滅若從目出還從

目入既從目出當合有見若有見者既云空華旋合見眼若無見者出既翳空旋當翳眼是故當知丨丨虛妄楞嚴經

受陰如人以手於空相摩妄生澁滑冷熱諸相是諸幻出不從空來不從掌出若從空來既能觸掌何不觸身若從掌出應非待合要名為觸稱當知丨丨虛妄

想陰如人談酢梅口中水出思蹋懸崖足心酸澁如是假說不從梅生非從口入若梅生者梅合自談何待人說若從口入自合知聞何須待耳若獨耳聞此水何不耳中而出想蹋懸崖與說想類是故知丨丨虛妄同上

行陰譬如暴流波浪相續前際後際不相踰越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若因空生則無盡虛空成无盡流若因水有則此暴流性即非水是故當知丨丨虛妄同上

識陰如人取頻伽瓶塞其兩孔滿中擎空千里遠行用餉他國知是虛空非彼方來非彼方入若彼方來則彼瓶中既去水地應是少虛空若此方入則開孔倒瓶應是空出是故當知丨丨虛妄同上

眼入如人目睛瞪發勞相因明暗二種妄塵發見當知是見非明暗來非於根出不於空生若從明來暗

即隨滅應非見暗若從暗來明即隨滅應無覺明若無根生必無明暗若於空出前矚塵象歸當見根是故當知眼入虛妄同上

耳入 如人兩手手塞其耳頭中作聲動靜兩種妄塵發聞是聞非動靜來非於根出不出空生若從靜來動即隨滅應非聞動若從動來靜即隨滅應無覺靜若從根生必無動靜若從空出有聞成性即非空出是故當知耳入虛妄同上

鼻入 如人急搐其鼻耳中聞其冷氣觸目觸分別通塞通塞二種妄塵發聞畢竟無體是聞非通塞來非於根出不於根出不於空生若從通來塞聞即滅如因塞有通則無聞若從根生必無通塞若從空出自當回齅汝鼻是故當知丨丨虛妄同上

舌入 如人以舌舐物熱舐令勞其人若病則有苦味無病之人微有甜味舌根不動之時淡性常在甜苦二塵畢竟無體非因淡有非因根出不於空生若從若來淡則知滅若從淡來甜則知亡若從舌生必無甜淡若從虛空自味非汝口知是故當知丨丨丨虛妄同上

身入 若人以冷手觸於熱手若冷勢多於熱者從冷若熱勢勝於冷者成熱離合二種妄塵發見離

合二塵畢竟無體非離合來非違順有不於根出又非空生若合時來離當已滅若從根出必無離合必於空出空自覺知何關汝入是故當知意入丨丨虛妄同上

如人倦勞則眠睡熟則悟覽塵斯憶失憶為妄是其顛倒生住異滅生滅二塵畢竟無體非寤寐來非生滅有不於根出亦非空生若從寤來寐即隨滅必生時有滅滅即同生若從滅有生生即無滅若從根出寤寐二相隨身開合同於空化若從空生自是空知何關汝入是故當知丨丨虛妄並同上

無為袁宏漢記佛者漢言覺也其精為沙門沙門者漢言息也息欲去欲而歸於丨丨後漢楚王英傳

非想釋迦於檀山中學非丨丨覺道成傳燈錄

止觀定有出定入定意非若土無所不定慧者見微而已不若止觀無所不見故定慧為菩薩丨丨為佛王介甫金陵語錄

小捨若廣修衆善有所希望聞法即空道乃不着是忘謂丨丨如火燭在後不見坑穽黃蘗示要論

心一念離真皆為妄想一念計生死即落諸魔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凡人皆逐境生心若欲無境當丨其丨心忘則境空

境空則妄滅若見善相諸物來迎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畏心但自丨丨同於法界便得自在示要論

著相

心即是佛佛即是心更無別佛亦無別心今人不悟此心向外造惡狂受輪廻丨丨修善狂受勞苦不如認取即心若不直下無心累刧修行終不成道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人無心者一切無心也亦無別心之體內外有如木石不動不轉內外如空虛不動妄念便証菩提黄蘗示要論

聲聞

因聲得教謂之丨丨但不了自心於聲教上起解或因神通或因瑞相語言運動聞有菩提涅槃三阿僧祇刧修成佛者皆屬丨丨因丨丨道謂之丨丨傳燈録又諸佛聖教丨丨為上首從師友所聞展轉修証小行小果故名丨丨祖師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本來是佛若也聞聲悟道故號丨丨注聲是言教也假饒歷刧修行只成報化佛終不成道報化佛非真佛亦非說法者

緣覺

因聲教而悟者名聲聞因緣而悟者名丨丨

名相

諸人被丨丨二字所惑聖凡名號三世諸佛八萬法門百千三昧有佛有衆生摠謂之丨丨只為諸人起心動念妄有生

滅妄有菩提涅槃便有出世間法不出世間法妄起許多異見却同在鬼窟裏作活計諸人皆會自己便是佛悟即是佛迷即是凡夫不假修行古禪師語錄

因果 果者謂丨丨之果非有非無非真非妄無生無死無迷無悟不曾出世不入涅槃不曾生諸惡道亦不曾為人亦不曾成佛亦不曾為諸天常自無為湛然常寂又曰從息心而成佛傳燈錄

空覺 觀為覺為動止為空為靜丨丨未嘗相離有動無靜有覺無空即成人見是凡夫法有靜無動有空無覺即成我見是三乘法王介甫金陵語錄

如來 晁迥云本覺為如今覺為來故曰丨丨道院集

正因 起信論云離言說法佛說三乘十二分教了無交涉所以佛祖不立文字以心傳心有僧辭上坐云某甲親附上座三年丨丨中也未曾聞一字曰若是丨丨一字也無傳燈錄

正位 呼為丨丨猶如至尊指乍乘輿者尚有罪何況丨丨而欲擬議論辯同上

蒼天 王介甫云哀莫哀於心死禪家所謂丨丨蒼天佛家語錄

慈雲 謂如來丨丨心如彼大丨蔭注世界雞跖集

招提 梵語云丨丨鬪丨奢唐言四方僧

物訛柘為招去闍謻留提故稱丨丨即今十方持住守也

浮圖 梵云丨丨此云聚相

伽藍 梵語題云僧丨丨摩或云僧伽羅摩此云衆園園者生植之所佛弟子居之取生植道本聖果之義也或云毗阿羅此云遊止處釋氏要覽

檀那 梵語陀那鉢底唐言世主稱檀那者即訛陀為檀去鉢底故曰丨丨也又稱檀越者謂此人行檀施能越貧窮海故

僧伽 梵語云丨丨唐言衆僧史略云凡四人以上名僧今一人亦稱僧蓋從衆之名也亦如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一人亦稱軍也善覺要覽

沙門 梵云沙迦懣曩又丨丨那或云桑門唐言勤息秦譯云勤行又云善覺要覽

沙彌 落髮後稱丨丨也華言為息慈謂安息在慈悲之地又謂息惡行慈也同上

比丘 梵語云丨丨秦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惠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同覺要覽

上人 有過能自改名丨丨內有德知外有勝行在人之上名丨丨同上

闍梨 梵語云阿丨丨耶唐云軌範今稱丨丨蓋梵音訛畧也又云阿遮梨夜隋云正行能糾正弟子行故同上

頭陀 梵語

云杜多漢言抖擻謂三毒如塵坌真心此人能振揮除去故也令訛稱丨丨又抖擻貪欲嗔癡三界内外不取不捨名杜多同上

淨土 如來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十惡道故也其國名丨丨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又粹白公文經言西方丨丨以七寶裝嚴無地獄餓鬼禽畜以至蠉動之類常清淨自然無一切雜穢故名丨丨其人生蓮花中長生不老衣食宅宇隨意化成其景序常春無復寒暑大受快樂無一切苦惱故名極樂世界佛書

梵刹 梵云刹瑟故此名竿今略名刹即幡柱也沙門得一法者便當建幡告四遠要覽

叢林 梵語貧婆此云丨丨譬如大樹叢叢故僧聚此得名丨丨祖庭事苑

柰苑 昔西域國有柰樹生果果生有一女子王收為妃女乃以苑地施佛為伽藍故曰丨丨出雜跖集

寶坊 給孤長者布黄金地為伽藍故寺宇號為丨丨同上

金田 或云金地即舍衛國給孤長者側布黄金買祇陀太子園建精舍諸佛居之處也

鹿苑 在羅柰國佛成道初

轉法輪處也　鷄園在摩竭陀國无憂園造小乘大衆出家寺也佛滅後衆多名比比丘皆住丨丨　鴈塔昔有比丘見羣鴈飛翔忽有一鴈投下自隕衆曰此鴈垂戒宜旌彼德於是瘞鴈建塔西域記　鴈堂比舍離於大林為佛作堂形如鴈子一切具足要覽　鷲嶺耆闍崛山中山形如鷲佛常居此中故號丨丨法華經　犍椎犍音虔梵云丨丨此云鐘磬又曰凡有一个銅鐵名者皆名丨丨又云但是金石板木砧鎚有聲可以集衆者皆名丨丨要覽　寒林即西域棄尸處謂多死尸入者可畏毛寒故云丨丨今名尸陀林　南無佛言丨丨者此決定諸佛世尊名號音聲又梵語丨丨此翻為名即是歸趣之義或云那摩曩謨梵音訛也悲花經　泥梨立世論梵音丨丨耶此云无喜樂又云丨丨迦此言無去處皆云地獄也釋氏要覽　伽陀梵言丨丨此言諷誦祖廷事苑　毗尼梵語丨丨藏此云律也要覽　般若梵語丨丨此云云智慧也同上　涅槃梵語丨丨此云無為楞伽經云乃不生不死之地一切修行之所依歸佛說施燈文云願一切

修行皆得丨丨微妙光明至丨丨者乃有微妙光明世人誤認以為死大非也出多心經注

阿毗曇 梵語云丨丨丨此云論摠言經律論釋氏要覽

修多羅 梵語丨丨丨此言經也同上

吃栗多 梵云丨丨丨唐言賤人同上

底栗車 梵語丨丨丨此云畜生謂其形傍故云世論

羯磨陀 梵云丨丨丨此云知事要覽

窣堵波 梵云丨丨丨此云墳同上

優婆塞 梵語也又云鄔波索迦奉言善宿男唐言近事男亦云清信士同上

優婆夷 梵語云夷即女聲字也又云鄔婆斯迦名義同前同上

摩訶薩 梵語丨丨丨者此云大有情即能救度人也地時論

波演那 梵語云羅摩唐言院西域記云丨丨丨此云周圍廊舍院也

須菩提 西域人凡稱人道高臘長呼為丨丨丨如中國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也禪門規式

舍利弗 舍利子亦云丨丨丨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丨丨丨鳥之眼故因其母而立名或云舍利鳥則此間所謂鶖鳥其眼圓因以舍利稱其母此言舍利子若曰婦人

舍利者之子也龍舒心經注

優曇華 是人甚希有過於｜｜｜疏云｜｜｜鉢名瑞應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王出法華經

殼漏子 洞山良价和尚將圓寂謂衆曰離此｜｜｜向什麼處與衆相見衆不對師儼然坐化出傳燈錄

般若航 清涼禪師云夫｜｜者苦海之慈航昏衢之巨燭也杜詩注

妙喜國 佛言有國名｜維摩詰於彼國寂沒而來此生也

阿蘭若 蘭若梵言｜｜｜唐言無淨四分律云空淨處菩薩名論云閑靜處知度論云遠離處小異大同釋氏要覽

祇樹園 祇洹林樹名梵云祇陁洹此云戰勝即太子名須達長者施園祇陁太子施樹為佛說法之處故後人曰祇園金剛經注

白骨觀 優婆尼沙陀語也白骨微塵歸於空虛謂之｜｜｜楞嚴經

大願船 菩薩乘｜｜｜往生死海就此世界呼引衆生上｜｜｜如是送至西方如有往者無不得生淨土文

白牛車 法達念法華經三十部禮祖不投地六祖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人作讐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

不計長御丨丨丨法達問經說三車大牛車與丨丨丨如何區別祖曰汝自迷背不如坐却丨丨丨更於門外覓三車傳燈錄

鸚鵡車 說有人道得言語尖新語中旨趣都總不知必無實行只謂之丨丨丨可也出古禪師語錄

田相衣 佛住王舍城經行見稻田畦畔語阿難云諸佛衣相如是從今依此作衣相記云田畦貯水生長嘉苗法衣之田潤以四利之水增其三善之苗以養法身自惠命也要覽

尼師壇 坐具也梵語云丨丨丨又云尼師但那此云隨坐衣唐言坐具也要覽

伊蒲饌 後漢楚王英詣闕以縑贖罪詔報曰王好黃老之言尚浮屠之教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饌注伊蒲塞優蒲塞也本傳

盂蘭盆 梵云盂蘭此云救倒懸盆則此方器也華梵雙舉自目連救母始也要覽

戒定慧 法要有三曰丨丨丨戒生定定生慧慧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為用若次第言之則定為慧因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為果樹樹培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

方不能舍律律之用不可思量文粹白居易文又唐宣宗問弘
辯禪師何名｜｜｜師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六根涉境心不隨
緣謂之定心境俱空照覽無碍謂之慧傳燈

律法禪

白居易問惟寬禪師既為禪師法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被於身為｜說於口為｜行於心為｜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則無二

七聖財

人生世間禍福從口生當護於口甚於猛火猛火能燒一世惡口能燒無數世猛火燒世間財惡口燒｜｜｜口舌皆鑿身之斧也｜｜｜謂一信二精進三戒四慚愧五聞捨六忍辱七定慧七者能資用成佛故名財報恩經

七支業

謂三身四口業

三法門

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

三摩提

一切禪定攝心皆云｜｜｜秦言正心行處謂是心從無始以來縈曲百端得是正心行處心則端直如蛇入竹筒內

十二處

色與見二處聽與身二處嗅與香二處嘗與味二處身與觸二處意與法二處｜｜｜俱虛妄有相因緣非自然

十八界

眼所見處耳所聞處鼻所嗅處舌所味處身所觸處

意所思處謂之六根界色聲香味觸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處謂之眼識界耳聞聲處謂之耳識界并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謂之六識界摠謂之丨丨丨龍舒心經

十二類　因動有聲因聲有色因色有香因香有觸因觸有味因味有法六亂妄想成業性故十二區分由此輪轉是故十二變為一旋復乘此輪轉故有卵生濕生胎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若非有色若非無色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楞嚴經

十六觀門　唐宣宗問弘辯禪師今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為天人師隨根器而說法為上根者聞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為韋提希權開丨丨丨丨令念佛生於極樂傳燈錄

十六觀禪　圭峯禪源序曰念佛求生淨土亦須修丨丨丨丨金陵語錄

四歡喜法　一儉素歡喜能引少欲樂二積集梵行歡喜能引遠離樂三無悔歡喜能引三摩地樂四斷樂修歡喜能引三菩提樂要覽

四無量心　慈悲喜捨是無量心授與饒益是慈相除去衰損是悲相慶慰得捨是喜相忌壞平等是捨相

六波羅蜜

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智慧布施以廣義持戒以守信忍辱以為謙精進以思蹤禪定以守靜智慧以通理又謂之六度文選頭陀碑

三身四智 六祖謂智通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悟三身即名｜｜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所作智

三業四儀 ｜｜如來以身口意｜｜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卧｜咸｜攝善心也明布薩以照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文粹顏魯公文

五分法身 ｜｜｜｜｜所謂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此五者皆以超出五陰故戒超色陰定超受陰慧超想陰解脫超行陰解脫知見超識陰王介甫金陵語録

三句正見 一函蓋乾坤句二隨波逐浪句三截斷衆流句體中玄即函蓋乾坤句句中玄即隨波逐浪句玄中玄即截斷衆流句三玄法門是佛祖正見學人但入得一玄已具正見若不達此三玄別有悟解皆是邪見語録

菩提薩埵 梵語｜｜此云覺梵語｜｜此云有情言菩薩者本云｜｜｜｜欲簡於稱呼故省文言菩薩

此云覺有情也凡有生皆有情菩薩乃有情之中覺者耳佛有覺性而無情菩薩亦未免有情故謂之覺有情心經

阿耨多羅 梵云阿此云無梵語丨丨丨此云梵語三此云正梵語藐此云等梵語菩提此云覺是丨丨丨丨三藐三菩提者乃無上正等正覺謂無上真性也心經注

波羅蜜多 梵經云丨丨丨丨此云到彼岸彼岸者西土俗以設喻諸佛地謂之彼岸衆生輪迴作業之地如在海中謂之此岸則佛地所以謂之彼岸心經注

毗盧遮那 梵經云丨丨丨丨華言是種種光明遍照道院集

淨名毗耶 維摩經毗耶離城中有長老維摩詰云維摩詰華是淨名也華言注

淨名體用 淨者本體也名者迹用也從本體起迹用從迹用歸本體體用不二本迹非殊也此維摩詰所以立名也諸方語

正法眼藏 五祖弘忍夜名六祖惠能告曰佛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丨丨丨丨付迦葉展轉至達磨以至於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付與汝傳燈錄

涅槃妙心 空劫以來自已本名字方便呼為正法眼藏丨丨丨丨又

呼為正國又呼為正位又呼為沙門果古禪師自論

律師法師 有人問惠海禪師云丨丨丨丨禪師何者最勝師曰律師者啟毘尼之法藏傳受命之遺風秉威儀行軌範三番羯磨作四界初因若非宿德白眉焉敢造次法師者據獅子座瀉懸河辯啟鑿玄關開般若妙門若非龍象蹴蹋安敢當斯禪師者據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現前三昧三學雖殊得意忘言一乘何異諸方廣語

狂慧乾慧 佛祖是解悟人無正見只是學解謂之丨丨亦非丨丨乾慧者悟得正見為無定水浸潤既非悟解只認得生死垢心却成邪古禪師語錄

慾界無禪 有法師問鶖湖丨丨丨丨禪居色界此上凴何而立師云法師只知丨丨丨丨不知禪界無慾傳燈錄

真妄如火 世間諸相無所從來亦無所從去如鑽木火出可以遍世界燒盡有形還歸於無若知安為安即安是真認安為真雖真亦妄則公

無位真人 臨濟義玄禪師上堂云汝等諸人肉團上有一丨丨丨丨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有僧問師便打云丨丨丨

丨是什麼乾屎撅後雪峰聞乃曰臨濟大師白拈賊傳燈錄

金粟如來 發迹經云淨名大士是往古丨丨丨丨又祖廷事苑維摩詰是丨丨丨丨梵言維摩詰華言淨名也李善文選注

鉢塞數珠 梵語丨丨丨莫梁云丨丨此是引接下根牽果脩業之具也佛言

軍持淨瓶 梵語云軍持此云瓶常貯水隨身用以淨手也又云軍持有二若甆瓦者淨用若銅鐵者是觸用寄歸傳

法中龍象 達磨傳曰波羅提丨丨丨丨按智度論曰龍象言其大大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故負荷大法者比之象龍傳燈錄

海水魚鼈 維摩經云佛以四大丨丨入一毛孔不撓丨丨性彼大海本相如故又云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着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人不覺不知不使人有往來相後漢楚王相

狸奴白牯 池州甘贄行者將錢三貫入僧堂云請上堂施財上座云財施無盡法施無窮甘云恁麼道爭得某錢却將去與南泉和尚設粥云請和尚念誦南泉云甘贄行者設粥請大衆為丨丨丨丨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乃禮拜又僧

問南泉｜｜｜｜却如有師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傳燈錄

象迹蜂歌 下壓｜｜歡喜之地上接｜｜莊嚴之境段成式塑像記

在家出家 有問佛｜｜白衣能修福德善根勝出家否佛言我於此則不定若出家不修善根不如在家若出家能善根根則勝在家要覽

飛錫掛錫 釋子云遊行僧為｜｜安住僧為｜｜釋氏要覽

浮屠佛陀 梵語佛陀或云浮屠或云部多或云毋馱或云沒陀皆是五天竺語梵夏並譯為覺今畧稱佛也

波羅木叉 華言則別解脫即戒所謂感果也諸善之本以戒為根也

不住色布施 所謂｜｜｜｜｜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如是布施不住於相其福德不可思量金剛經

不住法布施 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若菩薩心｜｜於｜而行布施如人有目光明照見種種色同上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十八

宋 謝維新 撰

釋教門

禪法

事類

見性 禪者定慧之通稱明心達理之趣也達磨觀此上機緣繁紊乃曰不立文字者恐其執文滯相也直指人心乃｜｜成佛者明其頓了無生也要覽

因心 無有可捨是達本原無空可住是知空本在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則知法本不生｜｜起見見無可取法則常如有證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為非無為者其曹溪乎文粹

清淨 自白

馬東來而人知象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味真實即丨丨以觀空存想好者怖感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覬福罹於苦者證業以消冤陰助教化摠持人天所謂庄成之外别有陶冶刑政不及曲為調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劉禹錫記

神妙 以五蘊九識十八界皆空猶鏡之明也雖萬物畢呈而光性無累心之虚也雖三際不住而覺觀湛然得此者即凡成聖不然則一塵暫起六入膠固循環回伏於生死之中風濤火輪迷妄不息心本清淨而無境也非遣境以會心非去垢以取淨丨丨獨立而與物俱能悟斯者不為習氣生死幻蘊之所累也文粹權德輿文

解脫 以寂照妙用攝羣品流注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丨丨文粹獨孤及文

真如 馬師云丨丨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賊為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作大智若丨丨無變易是外道也傳燈錄

宗教 宗鏡錄融會丨丨之言曰不離筌蹄而求解脫不執文字而迷本空依教則華嚴即示一心廣

大之文依宗則達磨直顯衆生心性之旨則知與禪體一而名二圭峯曰經是佛語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陳了翁記

心法

古禪師云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又云世間所有法一切惟心造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又云法不孤起伏竟方生又云心從境起境逐心生又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又云心如攻畫佛能畫諸世界本語錄

聲塵

佛語阿難聲銷無響汝說無聞若實無聞聞性已滅同於枯大鐘聲更擊汝云何知知有知無自是||或無或有豈彼聞性爲汝有無聞實云無誰知無者楞嚴經

法喜

慧海曰逮徇六根者號爲六師心外求佛名爲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不受供養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是不着佛求毀於法者是不着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着僧求終不得滅度者智用現前着有如是解者便得||禪悅之食諸方廣語

三句法門

益州無住禪師嘗務宴寂杜鴻漸問無憶無念莫妄||||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無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自心澄停識浪水清影見悟無

全體寂滅　傳燈錄

一味禪學　有僧辭歸宗云往諸方學五味禪歸宗云我這裏有丨丨丨為甚不丨僧云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　廣語

常定大定　智隍禪師庵居二十年元策禪師知其所得未真往問曰汝在此作麼隍曰入定策曰汝入定有心邪無心邪若有心一切蠢動皆應得定若無心一切草木亦皆得定隍曰我入定時不見有無之心策曰既不見有無之心即是丨丨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丨丨　傳燈錄

大乘小乘　禪有淺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脩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脩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脩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脩者是大乘禪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依此而脩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宗密禪傳燈錄

無住無生　智隍問六祖以何為禪定玄策曰我師云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丨丨離住禪寂禪性丨丨離生禪想心如空虛亦無空虛之量　出傳燈錄

不生不滅　杜鴻漸問無住

禪師云何｜｜云何｜｜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即｜｜｜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也同上

大乘見解

唐中宗遣內侍薛簡迎六祖能師簡問曰人不以智慧照破煩惱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破煩惱便為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處凡愚而不減在聖賢而不增住喧煩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傳燈錄

如來知見

大通和尚謂智常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自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同上

究竟淨名

講維摩經問曰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是究竟否師曰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默然但會淨名兩字便得淨者本體也名者迹用也從本體起迹用從迹用歸本體體用不二本迹非殊若識淨名兩字假號更說什麼竟究與不竟究

傳燈錄 **悟解邪見** 有一種人得少省悟只認得昭昭靈靈以為極則既無正見人我轉高不復決擇邪正一向事筆硯廣學多知答對則機鋒迅捷語句尖新說禪則義理聯環文詞綺美行棒下喝祖佛不存橫談豎抹誰敢當鋒說教則五性三乘教果行果論理則人天天趣凡聖超然論空則法本不有空亦非存說漸則作四諦緣生之觀成四果緣覺之乘或發心於十信之前或成佛於三祇劫後論頓則悟而成佛不勞修證說圓則眾生本來是佛神通智用皆齊芥納須彌毛吞巨海若論大用則無邊剎境攝在一毫之端十世古今不出剎那之際展無為之化開方便之門謂之海印三昧亦名普現色身此人所說如此若無道眼爭知不實昭昭靈靈徒自勞耳古禪師語錄

無漏智果 天竺婆修盤頭陀一食坐禪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二十祖闍夜多欲度之問其徒曰此頭陀能脩梵行可得成佛耶曰我師精進何不可夜多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若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其徒作色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

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婆修便於言下知歸發||||傳燈錄

不斷續相 僧那禪師謂門人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若唯務苦行不明本心則如黑月夜履嶮如欲明本心當審諦推測遇聲遇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邪是有邪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明常照世間而無一塵間隔|見||之|傳燈錄

無情說法 洞山良价禪師初問溈山曰頃聞忠國師有||||良价未究其旨溈山曰這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此去有雲岩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為子之所重洞山到雲岩問||||什麼人得聞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傳燈錄

住心觀靜 志誠禪師自神秀處往曹溪六祖曰汝師若何示衆對曰常||||長坐不臥六祖曰是病非禪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為立功過同上

即心是佛 馬祖既住上藍每示衆云||||僧問為甚麼即心是佛祖云止小兒啼僧云啼止後如何祖云非心非佛同上

非心非佛 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个

甚麼便住此山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佛法又別大梅曰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大梅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我只管即心是佛其僧回舉似馬祖馬祖謂大衆曰梅子熟也傳燈録

即心即佛 伏牛山自在禪師至長安謁忠國師國師問自何來曰自江西來國師曰馬大師以何示衆對曰｜｜｜｜國師曰是什麼語話此外有甚麼言語對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此猶較些子傳燈録

心不是佛 馬祖初示衆曰即心即佛祖既寂滅東寺如會禪師患門人以即心即佛之語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云即心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衆曰｜｜｜｜智不是道劒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為禪窟傳燈録

自心佛法 北宗神秀禪師有偈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若去外求捨父逃走傳燈録

自心三寶 慧海禪師觀察｜｜一體｜｜僧問云是何一體三寶師曰心是佛佛是法佛法無二和合為僧即是一體三寶諸方廣語

身與空等 嵩山元圭禪師習毗尼無

解一日岳神謁師曰我能生死人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神遂稽首受戒傳燈録

身如雲影 北齊惠思禪師攝心坐夏尋有痺起四肢緩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來病業與｜都｜｜｜如是觀已顛倒想滅病安如故即便起行傳燈録

真實道場 惠忠禪師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相忘直心｜｜｜菩提｜｜

菩提日月 卧輪禪師偈云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長六祖曰此偈未明心地因作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唱誰家曲 首山省念禪師有僧問師｜｜｜｜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岩前親掌視僧曰更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要得大家知

往選佛場 丹霞天然禪師初習儒將應舉道遇一禪客問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曰江西馬太師出世此選佛場也師往見馬祖乃令參南嶽石頭傳燈録

翠竹黃花 迷人不知此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

翠竹揔是法身鬱鬱黄花無非般若黄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此之言寧堪齒録傳燈録

寒灰死火　古禪師曰無心即是道若得無心輪回未斷但學休心如癡如愚似胞胎中出來第一莫記一个字在心一向如｜｜｜｜枯木石頭又似一个無孔鐵椎始得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晝時解脫鈍根者三五年幾十年得一悟古師語録

禪版蒲團　龍牙禪師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翠微曰與我過｜｜來師遂過禪版翠微接得便打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臨濟曰與我過｜｜來師過蒲團臨濟接得蒲團便打傳燈録

合盤垸子　石室善道和尚見杏山僧衆相隨善道潛往碓米杏山曰貧道難消日無心垸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將去說什麽難消同上

喫百頓棒　洛浦在夾山做典座三年｜｜｜｜洛浦後來大悟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傳燈録

雕兩行字　百丈恒和尚有時上堂衆纔集云喫茶去便下座有時上堂衆纔集云珍重便下坐有時上堂衆纔集云歇便下座衆人罔測百丈作一頌頌

此下轉語云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古禪師云據他三度上堂恰似个好人後作此頌恰如面上｜｜｜｜老僧與汝注出百丈有三訣賊身已露喫茶珍重歇賍物出來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抱賍斷事也住薦福寺古禪師語録

好箇佛殿 古靈行脚回受業師遣執役一日澡浴命靈去垢靈乃撫背曰｜｜｜｜而佛不靈其師回視之靈曰佛雖不靈且能放光師曰汝行脚遇何人發言異常靈曰蒙百丈和尚指个歇處今欲報慈德爾乃舉唱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塵根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頓悟傳燈録

有箇斧子 石頭和尚希遷初參青原行思大師師令持書與南岳讓和尚曰汝達書速回吾｜｜｜｜與汝住山希遷至彼未呈書便回見青原云信亦不通書亦不達發時蒙和尚許斧子今便請師垂一足遷禮拜住住石頭同上

來見大聖 文殊問無着離甚處无着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多少無着云或三百或五百無着問此間住持如何文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

无着云多少文殊曰前三三後三三傳燈錄无着童子云適來大聖道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師代曰九九八十一佛印語錄

去禮文殊　杜順問一僧汝云什麼處僧云去五臺山又問去五臺山作什麼僧云｜｜｜｜順曰文殊不在五臺山僧罔測再問在什麼處順以頌答曰游子漫波波尋山禮土坡文殊只這是何用覔彌陀傳燈錄

日影透窻　有老宿見｜｜｜｜因問百丈惟政師曰為復窻就日耶日就窻耶師曰長老房内有客歸去好古禪師語錄

寺風揚幡　六祖初寓法性｜｜｜｜有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六祖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傳燈錄

蜂子投窻　古靈禪師行脚｜參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其師一日窻下看經有｜｜｜｜求出靈曰世間如此濶不肯出鑽他故紙云云出傳燈錄

泥牛入海　洞山問龍山和尚見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箇｜｜鬬｜｜直至如今無消息傳燈錄

潙山牛牯　大安和尚曰安在｜｜三十年着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

椽即鞭韃調服既久变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回回地趕亦不去也傳燈錄

屋窓獼猴

仰山問洪恩禪師如何得見性師曰譬如｜有六｜內有一｜｜東邊呼山山應如是六窓俱呼俱應傳燈錄

蚊眼蟭螟

洪恩又曰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出傳燈錄

龜毛兔角

僧問義中禪師曰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拂子｜｜柱杖大德將藏在什麼處僧曰｜｜｜｜蓋有是

作野狐精

六祖云汝但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趙州云汝若不語十年後佛也不奈你何若記一个元字腳在心永劫作｜｜｜古禪師語錄

是獅子兒

馬祖問一講僧莫｜｜｜｜否僧云不敢作嘘嘘聲僧云此是佛法師云是什麼法僧云獅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僧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僧云獅子在窟法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僧無對師云遮鈍根阿師傳燈錄

騎驢不下

參禪有二病一是騎驢覓驢二是｜｜｜肯｜識得驢了却不肯下此一病更是難醫若解下方喚作无事道人廣語

牧牛無縱

牧牛序云昔吾佛垂滅命弟子曰善守汝心譬若｜｜｜令｜逸犯人苗稼于嘗畫為五牛其一體純白喻真性无染其二首漸黑喻迷真起妄其三體純黑喻業垢嬰纏其四首漸白喻背妄歸真其五又純白喻復本還源其理直而簡異乎僣人十二年牛之說又佛印了元作牧牛圖序云教中以正位乎白牛為極宗門則不然未復黑牛而無繫絆起然獨往乃大乘菩薩反本還源乃作四牛一調伏二回頭三變白四還源又歸宗牧牛圖序最後云嶺上人牛俱不見空留蒻笠與蓑衣無住

聞鴉　益州｜｜禪師嘗務晏寂于時庭樹鴉鳴杜鴻漸問師聞否曰｜｜去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鴉去无聲何公言聞曰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即免聲塵之所縛傳燈錄

藥山弄獅　｜｜問雲岩聞汝解｜｜乎是否曰是弄得幾出岩曰弄得六出藥山曰我亦弄得一出岩後到溈山溈山問長老在｜｜｜｜乎是否雲岩曰是長弄麼還有置時雲岩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同上

雪

峯趯毬||和尚|三个木|有時見僧來趯出一个有時趯出兩个見玄沙來三个一時趯出玄沙撒開兩手作仰倒勢雪峯曰汝在彼用一个用三个曰三即一一即三當時以此雪峯便休古禪師曰此是雪峯不立名題覿体受用古禪師語錄

石鞏架箭||和尚常張弓||以待學者義忠禪師諳之石鞏曰看箭師乃披襟當之石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个漢傳燈錄

居士吸江襄陽龐||參馬祖云不可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有女靈照不嫁亦悟傳燈錄

禪師磨鏡祖姓馬名道一得法於南岳讓禪師讓禪師得法於六祖讓一日在馬祖庵前磨磚祖問要作甚麼讓云欲得成鏡祖云磨磚豈得成鏡讓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耶如牛駕車不行打車是打牛即是若學坐禪禪非坐悟若學作佛佛无定相於无住法不應取捨馬祖聞之如飲醍醐因此大悟同上

石頭點眼長髭禪師往曹溪禮祖塔回參石頭云嶺南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只欠點眼||曰莫要

丨丨磨師曰便請石頭乃翹一足師禮拜石頭曰汝見什麼便禮拜師曰某甲所見如洪爐上一點雪傳燈錄

迦葉微笑

釋迦佛手拈起一花丨丨見之丨丨世尊遂付以正法眼藏梵音迦葉此云飲光

天龍一指

有僧過丨丨豎丨丨示之僧大悟後示寂曰吾得丨丨丨頭禪一生用不盡傳燈錄

藥山一笑

丨丨和尚參石頭得法住藥山嘗一夜登山逕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九十里居民聞之盡謂在東家也出傳燈錄

水源一踏

丨丨和尚問馬祖大師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馬大師攔胷丨丨倒水源從地起來忽然大省云萬象森羅百千妙義只向一毫端上便識根源體性同上

德山一拄

丨丨宣鑒禪師尋常遇僧到多以竹杖打臨濟聞之遣使者來參教令若打汝但接取拄杖當心丨丨侍者如言接得拄杖與一拄德山便歸方丈臨濟曰從來疑這漢同上

馬祖一喝

百丈恒禪師參馬祖祖指拂子百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曰若有不問汝汝作麼道百丈取拂子豎起祖曰只這个別有百丈掛拂子退身立祖便

喝百丈忽然大省後常云我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傳燈錄

曹溪一句 法達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禮祖不投地六祖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仇家無念念即正無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如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法達喜作偈贊曰經誦三千部ㄧㄧㄧ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傳燈錄

徐州麥飯 古禪師曰近來行脚人皆說ㄧㄧㄧㄧ鎮州大蘿蔔頭以為千足萬足殊不知止是止啼之義此衲僧分上謂之雜毒藥若得真趣快須吐却古禪師語錄

趙州布衫 趙州東院亦曰觀音院從諗禪師住云言滿天下時謂ㄧㄧㄧㄧ門風皆悚然信向有僧問萬法歸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ㄧㄧㄧㄧ重七斤半古禪臨語錄

老婆心切 臨濟義玄禪師初在黄蘗隨衆參侍時第一坐勉令問話師乃問如祖師西來的的意黄蘗便打如是三問三遭打遂告辭第一坐云早承激勸問話惟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鲁且往諸方行脚去上座遂告黄蘗云義

主雖是後生却甚奇特來辭時願和尚更垂提誘來日師辭黃蘗黃蘗指往大愚大愚曰什麼處來曰黃蘗來愚曰黃蘗有何言教曰義主問西來的的意和尚便打三問三被打但不知過在什麼處愚曰黃蘗恁麼老婆為汝得徹困猶不見過在師於是大悟云佛法也無多子愚乃搊師衣領云適來向我道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多少來師向愚脅下打一拳愚托開曰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却返黃蘗黃蘗問曰汝回大速生師云只為｜｜｜｜黃蘗云這大愚老漢待兒見與打一頓師曰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遂披黃蘗一掌黃蘗吟吟大笑傳燈錄

趙州眼明

淩行婆問浮杯和尚云盡力道不得底句還分付阿誰和尚云浮杯無剩語婆云某甲不恁麼道師問婆婆斂手哭云蒼天中間更有寃苦師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斜為人即禍生也後有僧舉似與南泉南泉云善哉浮杯被老婆摧折婆後聞南泉恁麼語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有禪客問婆怎生南泉猶少機關婆乃哭云可悲可痛僧罔測婆云伎死禪和如麻如粟後禪客舉似與趙州趙州云我若見這臭

老婆問教口啞却僧云未審和尚怎生問他趙州以棒打云似這伎死漢不打待幾時連打數下婆聞云趙州自合喫婆手裏棒後僧又舉似與趙州趙州哭云可悲可痛婆聞趙州此語合掌歎云｜｜｜放光｜明照天下後趙州教僧問婆怎生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趙州聞乃作一頌送婆云當機直面提直面當機疾報你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頌荅云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甚麼喝幾喪目前機傳燈錄

布毛侍者 道林禪師有侍者辭去師曰何往曰往諸方學佛去師曰若是佛法此中亦有少許於身上拈起布吹之其人遂悟時謂｜｜｜｜傳燈錄

紙衣道者 ｜｜｜到曹山曹山便問作麼生是紙衣下事對云一毬掛體萬法皆如曹山云作麼生是紙衣下用紙衣進前唱一聲喏便立脫去良久紙衣却回來問曹山云如何靈覺不托胎時如何曹山云不得妙紙衣云如何是妙曹山云不借借紙衣禮謝畢便歸僧堂坐脫去出傳燈錄

在家菩薩 烏窠禪師謂會通禪師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虛寂即真出家何假外相若為｜｜｜｜則

當戒施俱修如謝靈運之流可也坡詩注　**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果徑山書

佛

事類　**浮屠**||||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袁宏漢書　**妙相**青蓮||釋氏六帖　**白毫**紫金之象||||青蓮承趺||||捧持藻井之光六帖　**金獸**花鬘蔥籠四垂劉禹錫記　**佛身**十住論云||||七處平滿謂以兩手兩肩兩足及頷又佛地經曰佛表裏八處平滿三峯滿齊如等色好初學記　**佛心**唐宣宗問弘辯禪師何為||||對曰佛者西方之語華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為心心者佛之別名有萬千異號其體惟一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同上　**經法**如來滅後後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來而華人始聞其言後五百歲而達磨以法來而華人始傳其心文粹劉禹錫曹溪碑　**佛化**||之心以空||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化妄術化也以地獄化愚胡化也故中下之人閒

其說利而畏之所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亦幸矣文粹

佛無諸相 唐則天建佛寺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曰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以明如來之果不可外求也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二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其法甚多若人於此經中讀誦四句偈等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說陛下窮四海之財以為塔像所獲福不愈於匹夫末學切為陛下小之經云菩薩作福不應貪着蓋有為之法不足高也唯陛下思菩薩之行為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則所謂不住色布施與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故其福德經行般若波羅上下虛空不可思量何為動於外相則天從之職官分紀

佛有七能 嵩神謂元珪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岳而結四海乎曰不能曰是謂五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

即滅空業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佛能知羣有性
而窮億刼事而不能化導無緣是為三不能也空業亦不牢久
無緣亦謂無期衆生界
本無增減傳燈錄
三十二相
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為世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大神通攝匠人俾雕佛像只雕得｜｜｜｜為什麼梵音相雕不得南泉王老師云傳燈錄
八十種好
佛者有大神力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六通清徹前知無窮部睹無極菩薩本紀
西方聖人
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化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列子
淨梵太子
佛小名天中天初為｜｜王｜｜一日抱出謁天神廟石為神神像即禮太子是王曰我子於天神中更為尊勝宜名天中天要覽
釋迦生世
周昭

王二十四年丨丨佛丨剎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丨界湧金蓮花自然捧掇足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年十九欲出家號天人師住世四十九年將金縷僧迦黎衣傳衣與一祖摩訶迦葉自一祖迦葉傳至三十二祖弘忍景德傳燈錄晉宋周隋等十餘家書並云佛生周莊王七年魯莊公七年癸巳歲四月八日常星不見至匡王五年七十九歲死於拘尸那城雙林木下葬於同鹿山阿含經

阿育造塔 錢鏐曰釋迦真身舍利塔見於明州鄞縣阿育王所造八萬四千印此震旦得十九之印也太宗命取舍利禁中度開寶寺地造浮屠十一級以藏舍利上謂近臣曰我曩世嘗親佛坐但未通宿命不能了了見之矣談苑

佛初出家 佛初為太子年十四出遊東城門天帝化為病兒乃回車又出南門天帝化為老人復慇生壯不久又出西門天帝化為死人復念人有三苦又出北門天帝化為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為快乃念道清淨不欲在家居

佛入中國 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初帝聞

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蔡愔等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不滅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弘濶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通鑑

漢迎佛像後漢孝明帝永平二年偶夢金人巍巍丈六飛至殿庭光明炳耀問群臣通事舍人傅毅對曰臣聞西域有得道者其名曰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帝遣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同往西域求迎佛法至月支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一梵僧帶白氎書釋迦像四十二章經白馬馱之邀至洛陽此中土有三寶之始也大藏一覧

魏作佛像魏作永寧寺有金像高丈八尺者一如中人者十五像二為九層浮屠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屠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十里梁紀

募造佛像唐武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凡日出一錢以助其功通鑑

諫迎佛骨唐韓愈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上迎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大人

奔走諷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踏於路愈闔惡之乃上表諫唐史

梁武溺佛 ㄧㄧ帝晚ㄧ信ㄧ道凡三捨身日止一食膳無鮮腴唯豆羹糲飯而已身衣布衣侯景之亂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崩于淨居殿本紀

後主信佛 李ㄧㄧ酷ㄧ浮屠朝退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ㄧ書拜跪頓顙至爲瘡贅親爲桑門削作廁簡子試之腮頰少有澁滯者再爲治之其手不扱學佛握印而行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刑王師魁池州令僧俗兵十念救苦觀世音菩薩江南野錄

晚事浮屠 白居易暮節惑浮屠尤甚至經月不食葷及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本傳

演繹佛教 宣宗嘗曰裴休眞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數萬言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唐本傳

斧碎佛牙 五代時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趙鳳言世傳佛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眞僞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方後是時宮中施物巳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趙鳳傳

詔毀佛像 魏

太后七年丨諸州縣沙門丨丨丨至文帝興安元年始復佛法後周武帝建德三年毀經像沙門道士並令還俗至靜帝大像二年始復佛道二教唐武宗會昌三年大毀佛寺令僧尼為民至宣宗太中元年始復佛寺學林五代周世宗即位之明年中國之錢乃悉丨丨二寺銅丨丨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身世為妄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五代史

論佛骨表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上古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此時中國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九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

一襲衡而出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昌黎文

記大悲閣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能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无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吾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

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宴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構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邪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頌之曰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其措具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作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花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東坡文

詩集畫像

西方真人誰所見衣被七寶從雙猴當時修道頗辛苦柏生兩肘烏巢肩初如濛濛隱山玉漸如濯濯出水蓮道成一旦就空滅奔會四海悲人天翔禽哀響動林谷獸鬼躑躅淚迸泉龐眉深目彼誰子逸林彈指性自圓隱如寒月墮清晝空有孤光留故躔春遊古寺拂塵壁遺象久此霾香煙畫師不復寫名姓皆云道子口所傳縱橫固已茂孫鄧有如巨鰐吞小鮮來詩所誇孰與此安得携掛其傍觀東坡

感興

西方論緣業畢竟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躐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晦菴

釋迦舍利銘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為丈六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紫金光聚飛為煙惟有堅固百億千輪王阿育願力堅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刹奠山川棺槨十襲閟精圓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黑月墮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壖獷悍柔淑冥愚賢願持此福逮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東坡

天

堂地獄偈 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丨丨無則已有則君子登丨丨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李丹

祖師

事類

初祖達磨 達磨南天竺國人得般若多羅傳正法眼藏曰當往震旦設大法樂師遂泛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也梁武帝詔至金陵問曰朕造寺寫經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師知不契潛回江北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人莫之測時魏氏律師流支三藏每與師議論是非蜂起競有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緣化既畢傳法得人遂不復究端坐而逝傳燈錄

傳汝心印 達磨至少林寺面壁九年不立文字以袈裟授慧可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展轉至我我今付汝內傳心印以契證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

汝受此衣用以表明其法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慧可即二祖同上

得吾骨髓

達磨將滅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所見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同上

二祖慧可

慧可初名神光既事達磨即與改名嘗夜大雪侍立不動念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如此我又何人遂明積雪過膝曰願和尚開甘露門廣度群品遂潛取利刀斷左臂于前師知是法器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以至我我今付汝慧可初宴坐香山八載有神人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翊日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其師視頂其骨如五峯秀出同上

外息諸緣

二祖初時將平生所悟舉似達磨磨皆云是知見不是道汝但｜｜｜｜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注云八萬法門

百千三昧十方世界萬象森羅皆是外緣内心無喘謂念不起也二祖從此皆息萬緣心如枯木忽然大省同上

往酬宿累　二祖既傳衣法博求法嗣至北齊得僧璨密付衣法云吾亦有宿累今將酬之即往鄴都及筦城縣隨宜説法有辯和法師與謗於邑宰翟仲侃仲侃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順同上

三祖璨師　璨北齊人年踰四十設禮而問二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璨曰不見罪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謂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璨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二祖即為剃頭髮告曰達麼以正法藏眼密付於吾吾今付汝璨既受度隱于舒州皖公山後得道信乃付衣法合掌而終同上

四祖道信　道信蘄州廣濟縣人年十四禮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後於吉州受戒師乃付衣法信既嗣祖風脇不至席者六十年却返蘄州住破頭山唐太宗赴赴京師前後三返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不起即受

首來使至山諭師乃引頭就刃使異之以狀聞師先已付法傳衣與弘忍至高宗時坐逝初四祖一日告衆曰吾遊廬山登絶頂望破頭山見紫氣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忍曰莫是和尚化後橫出一枝傳法否祖曰善果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同上

五祖弘忍 弘忍蘄州黃梅人四祖一日往黃梅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祖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何姓答曰佛姓師曰汝無姓耶答曰姓空祖默識其法器至其家乞令出家以至付法傳衣後得盧能嗣法復經四載坐逝建塔於黃梅之東山同上

六祖惠能 ||||姓盧廣南人初尋師至韶州凡無盡藏讀涅槃經偈即為解說凡因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凡曰字尚不能識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同上

菩提心鏡 能聞五祖在黃梅乃入黃梅任役五祖欲求法嗣令寺僧各述偈上坐神秀偈曰身是||樹||如明||臺時時勤拂拭莫遺有塵埃能時為行者在碓坊杵臼之間聞之乃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夜請同侶書一偈于秀偈傍曰||本非樹||亦非臺本

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聞之來觀心契法嗣遂定同上

衣鉢法寶能既題頌五祖乃夜召盧行者告曰佛以無上微妙祕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迦葉尊者輾轉至達磨以至於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付於汝有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遂與丨丨丨丨地州使君問五祖曰會中有五百僧不付衣鉢為甚却付與行者五祖曰會中雖有五百人四百九十九人會佛法唯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他則悟道謂之過量人方傳得衣鉢古禪師語錄

舉衣不動能曉得衣鉢即夜走南奔嶺外有明上座即率十人躡迹追至大庾嶺能見明上座奔至乃擲衣鉢於石上曰此衣信可爭耶任君將去明舉之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乃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大悟遍體流汗泣禮而去傳燈錄

潛刃無傷六祖得法住曹溪神秀亦襲五祖居荊州有南北宗之號徒侶競起愛憎忌能師傳衣為天下所聞有張行昌受囑潛懷刃入六祖室將欲加害六祖預知其

事置金十兩於方丈行昌揮刀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乃蘇求哀祖遂與金令去

七祖行思 行思禪師姓劉本安城人往參曹溪六祖欲傳與法謂曰從上衣法雙行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以法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乃住青原同上

伏馱密多 九祖||||有長者攜一子來曰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傳燈錄

馬鳴大士 十二祖||||忽見女子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師曰將有魔來即一金龍震動山嶽師儼然於坐魔事隨滅遂復本形曰我名迦毗魔羅化巨海極為小事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吾未嘗知師云山河大地俱來剃度師乃付法同上

迦毗摩羅 十三祖||||入山逢大蟒盤繞師身師授三歸依蟒化為素服老人曰我昔為比丘有初學數來請益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為蟒身住是石窟千載適聞戒法故來謝耳又曰北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樹王

名龍樹為龍衆施法尊者即與度脫同上 婆脩盤頭二十一祖｜｜｜｜其母初夢吞明暗二珠而孕有一羅漢曰汝當生二子一即祖師二即鶡尼昔如來在雪山脩道鶡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鶡尼受報為那提國王佛記云汝後與聖同脫今無爽矣鶡尼野鵲子

師子比丘二十四祖｜｜｜｜有長者引一子見師曰此子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終未能舒願聞宿因師即以手接曰還我珠來童子遽開手奉珠師曰吾前為僧有童子婆舍吾付西海齋受𧨏珠付之今見還矣遂為法嗣傳燈錄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康儀均

謄録監生臣姚秉哲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十九

宋 謝維新 撰

釋教門

僧

事類 三禪沙門有丨坐丨為上輩誦經為中輩助衆為下輩無為集 五戒元珪禪師有異人峩冠而至曰我嶽神也稽首乞戒師曰付汝丨丨能不淫乎能不盜乎能不殺乎能不妄乎能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為佛戒出傳燈錄 德士男曰優婆塞又曰僧又曰丨丨大藏一覽 上人行辨稱菩提心是名丨丨出摩訶般若經 苾蒭僧曰丨丨

本是草名有五義一生不背二冬夏常青三性體柔軟四香氣
遠騰五引蔓布條尊勝經又丨丨是西天草名體性柔軟引蔓
旁布馨香遠聞能療疾不背日光喻出家人出善覺要覽

袈裟

梵音迦羅沙曳云不正色今略梵語也本作迦沙至梁葛
洪撰字苑字方添衣一名丨丨又名無垢衣又名忍辱鎧又名消瘦衣又名離塵衣字苑

釋姓

晉道安受業於佛圖澄姓
帛氏以師莫過於佛遂以丨丨爲丨中夏沙門稱釋自
道安始又道安見習鑿齒自稱彌天釋道安史本傳

禪學

後漢明帝
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
間其教漸盛然其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為
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
來鋪張如遠法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梁會通間達磨
入來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
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達磨一切掃蕩不立文字直指
人心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丨丨來又高妙於義丨丨以爲可以直
指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

衣食之計也宋氏語錄

不二門 文殊謂維摩詰曰何等是｜｜法｜維摩詰默然不應文殊曰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言語是真入｜｜法｜也文選頭陀寺碑注

總持門 秦少游長老疏語云往開大｜｜｜以總鍱迦羅眼秦少游集

達磨衣印 初｜｜與佛｜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至大鑒置而不傳傳燈錄

金剛眼精 撫州黃山良匡禪師謂衆曰高山頂頭空疏飯無可祇待諸道者惟有｜｜｜｜憑助汝發明真心傳燈錄

破竈和尚 嵩山有｜｜｜｜居岳山山有廟甚靈惟安一竈遠近祭祠烹殺物命一日師入廟以杖敲竈三下咄云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又打三下竈乃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忽然設拜師曰是什麼人云我是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説無生法得脱此處生天特來致謝因此號｜｜墮｜｜傳燈錄

打地和尚 忻州｜｜｜｜凡學者致問惟以棒打地而示之一日被僧藏却棒而問師但張其口傳燈錄

赤髭毗耶 佛陀耶舍為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沙同上

白足禪

師　釋曇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魏武帝時有一僧足白名思始號||||雖跖集故劉禹錫送僧云備將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侶見本集

虎溪法師　遠法師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過虎溪輒鳴號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修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

鵲巢和尚　杭州道林禪師初至秦望山見長松枝葉蟠屈如蓋遂棲止其上復有鵲巢其側人目為||||太守白居易入山曰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曰心火相交性識不停得非險乎又問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傳燈錄

布袋和尚　||||形材腲脮蹙頞皤腹以杖荷一布囊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市見物輒乞或醯醢魚葅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傳燈錄

萬迴禪師　師||姓

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妊迴迴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語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其凡戍役於安西音問隔絕父母遣其問訊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父母異之弘農抵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因號萬迴唐武后嘗賜之錦袍玉帶同上

文殊普賢

豐干禪師居天台國清寺嘗乘虎入松門衆僧驚駭後於天台寺示滅初閭丘公出牧丹陽忽頭痛醫不能止豐干造之曰貧道自天台來謁使君閭丘且告之病師乃呪水噴之病立瘥閭丘異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曰到任謁｜｜｜｜日二菩薩安在師曰國清寺執爨洗器者寒山拾得是也閭丘尋至寺問寒山拾得是何人有僧對曰二人見在廚下執役閭丘訪之見二人圍爐語笑閭丘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叱寒山執閭丘手笑曰豐干饒舌傳燈錄

寒山拾得

初豐干經行山中道側見一兒可數歲豐干攜至國清寺付典座曰或人來認可還之名曰拾得後沙門靈熠令去內廚滌器常日齋畢澄濫食滓寒山即來負之而去寒山者始豐縣西有寒暗二谷以其居寒岩中遂名寒山子以樺皮為冠時來國清寺從

拾得取僧殘食菜滓食之閭丘既入禮拜二人自此相携出松門入寒岩閭丘又隨之二士入岩其石忽然縫合傳燈錄

慧海修道　大珠丨丨禪師或問和尚丨丨丨如何用功師曰飢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曰不同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傳燈錄

藥山論禪　道吾山圓智禪師藥山問何處來曰遊山來藥曰速道將來曰山上烏兒白如雪澗底遊魚忙不徹藥山曰智不到處切忌道着師見雲岩不安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相見岩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傳燈錄

懶瓚垂涕　唐高僧丨丨居衡山殘岩石窟中德宗遣人詔之寒涕垂膺使者笑之且勸拭涕瓚曰我豈能有工夫為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傳燈錄

臨濟隻眼　鎮州普化和尚云丨丨小廝兒只具一丨丨傳燈錄

吉祥名魚　東川解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魚如其數以名名之皆出水面使去皆沒蜀普錄

善覺喚虎　潭州華林丨丨禪師

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个乃｜大空小空二｜自庵後出師曰有客且去二虎咆哮而去休問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曰山僧常念觀音同上

木杯渡河 杯渡者不知其名姓常乘｜｜｜因名焉不修細行不甚精持飲酒食肉與俗人不殊高僧傳

舡子泛江 華亭船子和尚於華亭吳江泛小舟時號舡子和尚傳燈錄

天龍圍繞 崔法雄碑登法堂居講坐緇素觀聽｜｜｜｜搖麈尾而析理風生其象鼻而吐辭河注震雷霆之法鼓聾俗知驚盤日月之慧燈幽途識曉同上

鬼神服役 佛圖澄天竺人妙通玄術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夜光照室石勒聞其名召試其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勒愛子斌暴病死澄取楊枝沾水洒而呪之遂甦同上

聚石為徒 異僧生公講經於虎丘寺人無信者乃｜｜｜｜與談至理石皆點頭坡詩注

大雪不動 達磨止嵩山少林寺面壁有僧神光事之夜大雪堅立不動達磨契之與易名惠可即二祖也見傳燈錄

運水般柴 襄州

龐居士名蘊字道玄與石頭希遷為友嘗有頌曰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及｜｜石頭希遷師然之又參馬祖於言下悟傳燈録

擲杖飛空 昔高僧隱峯遊五臺山淮西｜｜｜徑西天釋氏要覧孫綽天台賦云王喬控鶴以沖天應真飛錫以躡空文選

看經遮眼 僧問藥山為什麼｜｜師曰我只圖｜｜傳燈録

有茅蓋頭 德山宣鑒禪師辭龍潭潭謂衆曰有一个漢眼如劍口似盤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在溈山曰是伊將來｜把｜｜｜罵佛罵祖去在同上

晨雞暮鐘 守清禪師有僧問末後一句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瓶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佛法大意曰擾擾忽忽｜｜｜｜出傳燈録

茆茨石室 無業禪師曰看他古得道人得意之後｜｜｜｜向折脚鐺子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傳燈録

三間茅屋 廣巌院咸澤禪師僧問如何是廣巌家風曰一塢｜｜｜｜不白雲｜｜｜｜同上

百丈竿頭 招賢大師偈曰｜｜｜｜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

丨丨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同上

土上加泥 古禪師升堂無語安國長老乃白衆云當觀去王法如是衆猶不退古曰安國和尚已是郎當老僧不可丨丨丨丨丨遂下坐同上

籃裏盛梅 眈原為恵忠國師侍者云須要覓个護身符子異日攜籃入方丈國師曰籃裏有甚麼物曰青梅曰何用曰供養傳燈錄

招入蓮社 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陶曰弟子性嗜酒若許飲即往矣遠許之遂造馬因勉令入社陶攢眉而去廬阜雜記

不入蓮社 謝靈運求入淨社遠師以心雜止之范甯王豫章遠師請入社范不能從遠師傳

隱峯參禪 鄧丨丨丨馬祖一日辭謁南岳石頭和尚馬祖云石頭路滑對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纔到石頭遶床三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峯無語却回舉似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蒼天汝便噓噓隱峯又去一如前問石頭乃先噓噓隱峯又無語歸來師云向汝道石頭路滑傳燈錄

南泉賣身 丨丨示衆云老師要丨丨阿誰要買一僧云某甲買師云他不作貴價不作賤價作麼生

買僧無對趙州代云明年來與和尚縫个布衫同上

狐女觀心

唐則天時有女人自稱聖菩薩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則天請入宮中所言皆驗宮中謂聖菩薩後有大安和尚入宮太后令見之大安曰汝善觀心試觀我心安在答曰師心在塔頂頭相輪邊復問之答曰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法第三問云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大安因置心於四果阿羅地乃不能知女辭屈變作狐下階走不知所適太平廣記

大耳慧眼

唐代宗時有西天丨丨三藏到京云得他心丨丨帝令與惠忠國師試驗三藏見師禮拜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邪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罔知去處師叱曰這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後有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心未審在什麼處云在三藏鼻孔上為什麼三藏不見云只為太近見傳燈錄

鬼神送食

雲居弘覺禪師參見洞山悟本大師後住山菴每月十五日須回問訊洞山一

日洞山問庵中飯食如何日俱無洞山云每日與个甚麼庵主云每日常有聖賢送食來洞山喝云將謂汝是个人作麼生却感聖賢送食庵主從此歸庵自備茶食於是聖賢又送食來即不見庵主古禪師云但有一毫佛法異念鬼神便見得你古禪師語録

鬼神覷見 南泉普願禪師擬取明日遊莊其夜上地神先報莊王莊王乃預為備師到問莊主争知老僧來莊主云昨夜上地神報師師云王老行無力却被｜｜｜｜｜見傳燈録

女子寄宿 高僧嵬戒行嚴潔嘗有一｜｜｜｜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嵬執意貞確一心無擾日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顧日海水可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同上

妓女通受 鳩摩羅什姚王以｜｜｜令｜之乃自講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臭泥同上

浮屠還俗 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愈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本傳

浮屠奉親 張策少落髮為僧黃巢犯長安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闕

李公問禪 藥山惟儼禪師朗州

刺史李翶問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翶作偈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眞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門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 闕

東坡問禪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東坡與之遊時住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為留數日一日值師掛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曰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願留所繫玉帶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 闕

送簡師序

鳳羽而鱗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氏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服朝服惑溺於淫怪之說以戮彝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皇甫湜

送文暢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

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楊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韓昌黎集

判僧飲酒

陸長源郎中判

僧常滿智真等於娼家飲烹宰等事云只說如來之教在處貪財身着無價之衣終朝食肉苦行未同迦葉自謂頭陀神通何有淨名入諸淨舍犯爾嚴戒黷我明刑仍遠近僧徒痛杖三十處死雲溪友議

判僧賭錢

浙西韓滉相公斷僧靈晏

等賭錢喧爭云正法何曾執具空門不積餘財白日既能賭博通宵必醉尊罍强説天堂難到又言地獄常開並付江神收管波中便是泉臺同上

衣食之費

五代漢李欽明爲司勲員外郎上言古語云一夫不耕一婦不織必有受饑寒者矣聖化之內且約十萬僧尼每日人食二升十萬人日費二千石以日繫月其數可知每一僧歲中須絹五匹綿五兩十萬僧計絹五十萬匹綿五十萬兩此輩不耕不蠶實斁大倫臣謂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經曰聖人在上國無幸民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職官分紀

土木之侈

今也毀中民百家之産而成一屋集衆夫十口之食而飯一僧不亦泰乎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居千百數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好能蛇虎豹之區化爲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可不忌耶然會昌之詔其説不過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若天毗盧遮那宮救充滿十方書入三世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彼又安能廬吾廬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吾書無我無人無衆生彼又安能人吾人黄庭堅曰此上人者如來

藏中之說客菩薩藏中之游俠耶闕

事類

胡僧

太白中峯絶頂有｜｜不知幾百歲眉已長數寸身不製繒帛衣以草葉常持楞嚴經路僻迥絶人跡罕到嘗東峯有鬬虎弱者將死而僧以杖解之西湫有毒龍久而為患而僧以器貯之商山趙叟前年採茯苓深入太白偶值此僧宿余獨有獨往之意聞而悅之乃為歌曰聞有胡僧在太白蘭若去天三百尺一持楞伽入中峯世人難見但聞鍾窓邊錫杖解兩虎牀下鉢盂藏一龍草衣不針亦不線兩耳垂肩眉覆面此僧年紀那得知手種青松今十圍心將流水目清淨身與浮雲無是非商山老人已曾識願一見之何由得山中有僧人不知城裏看山空黛色太白胡僧歌

維摩

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所說法便見其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花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着不墮天女曰是花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汝結習未盡故花着身結習盡者花不着身皎然有詩曰天女來相說將花欲染衣禪心定不起

還捧舊花歸維摩經

旻公　不見｜｜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時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棊局動隨秋澗水袈裟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老杜

洪師　｜｜抖擻疏筍氣白晝究我夫子糟粥魚齋鼓了無破坐禪不廢談文章謝無逸詩

身閑　松根滿苔石盡日閑禪關有伴年年月無家處處山煙波五湖遠瓶屨一｜｜岳寺蕙蘭晚幾時幽鳥還溫廷筠詩

心了　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為僧｜不｜為僧｜｜總輸僧杜荀鶴詩

清淨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東坡

風流　騎驢覓驢真可笑以馬喻馬亦成癡一天月色為誰好二老清淨各自知東坡

閑禪　｜｜不似前番語施佛空留丈六身老去山林猶夢想雨餘鐘鼓更清新東坡

入定　瓶殘秦地水錫入晉山雲秋月離喧見寒泉｜｜聞賈島

禪床　盡日行方到何年獨此林客歸唯伴鶴人少似師心坐石落松子｜｜搖竹陰山靈怕驚定不遣夜猿吟薛能

法供　碧玉盌盛紅瑪瑙井花水養石菖蒲也知

丨丨無窮盡試問禪師得飽無東坡

舊隱

塵機息盡一真僧唯有林泉捨未能遣杜故人令暫別稽山丨丨與誰登時清

豈覺前遊改道勝寧辭白髮增遙羨高齋吟望處孤雲野鶴是親朋徐騎省詩

勝遊

優鉢曇華豈有花問師此曲唱誰家

巳從子美識桃竹更向安期覓棗爪宴坐林間時有虎高眠粥後不聞鴉丨丨自古兼支許為採松枝寄一車東坡

鳴鐘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一老猶鳴日暮鐘諸僧尚乞齋時飯同上

飛錫

香爐峰色隱晴湖種杏仙家近白榆

丨丨去年帝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杜甫

持經

去掃東林下閒丨未遍丨為山低鑿牖容月廣開庭舊業雲千里生涯水

一瓶還應覓新句看雪倚禪扃薛能

開磬

去路餘千里行行雪灑衣諸峰何日別一錫犯寒歸老宿誰丨丨農齋自採嶽

遙知到禪宇猿鳥共開扉孫漢公

薰香

不踐紛華域來丨知見丨三衣嗣僧粲五字法韋郎善權

懸瓠

清瘦形容

八十餘匏懸籬落似村居勸師莫羨人間有幸是元無免破除薛能

跏趺

室空無侍者巾屨惟掛壁一飯不願餘丨丨便

終夕柳子厚詩**高座**黄金師子承丨丨白玉塵尾談重玄太白**笠僊**夜雨山草濕爽籟雜枯木閒吟丨丨偈清絶過於玉貫休**瞿曇**坐令魯叟作丨丨注謂佛也東坡詩**禪伯**諸宮丨丨唐齊已淮甸詩豪宋惠崇僧善權詩**老宿**山中丨丨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東坡**梵禪**瘦靠欄干搭丨丨緑荷階面雨花深出謝無逸詩**宗衲**未於蓮社添丨丨已向蘭亭識道林同上**洗鉢**鯨吹丨丨水犀觸點燈舡李洞**楮節**捲衲晨鐘斷丨丨山雨寒錢詩**雲衲**坐石丨生丨添泉月入鐺惠崇**雪笠**笠戴吴天雪鞋香楚地花惟演詩**體自香**閻浮檀水心無染優鉢羅花丨丨丨謝無逸詩**色不染**花將丨丨丨水與心俱閑李白**渡迷川**金繩開覺路寶筏丨丨丨李白**燒真宅**刼風火起丨丨丨海波生湯破舡樂天**野狐涎**苦畱足相從南極邊真機不落丨丨丨盧襄**癡虎頭**道人眈眈丨丨丨瞭然電轉開雙眸枯木已死寒岩秋空中霹靂推四斗林和靖

尼

事類

鄔婆斯迦 梵語云女聲字也又云優婆夷又云尼要覽

式乂摩那 梵語也此云學法女似今之尼長髮也同上

阿潘出家 漢明帝既聽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丨丨等丨丨此中國為尼之始也事物紀原

武氏為尼 太宗崩丨丨隨衆感業寺丨丨高宗紀

為尼立碑 大明和尚卒弟子尼無染命僧靈嶼為行狀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立碑事今無染實涕淚以求柳文

為妾造寺 王縉為相為妾起感應寺宏麗無比當時頗為識者所笑南部新書

愛姬為尼 郭代公丨丨薛氏幼嘗為尼樂天嘗贈以詩闕

妖尼言事

于尼者嘗適人生子後為二鬼所憑言事或有驗遂為尼名惠普士庶遠近輻湊以佛事之王樂道命李氏甥為其母首傅習妖教收下獄詔京東差官按之得諸公書自韓曾以下皆有之文公獨無上問其故公曰臣但不知知之當亦有書温公白録

捨安尼寺 東晉何充始｜宅｜｜此尼｜之始也事物紀原

題尼寺壁 楊凝式滑稽精舍老尼即王令公家乳母公至若不為禮乃書壁云暇日遊老儿丘院延待甚厚尼甚感之後悟老儿之言立坊鏝之紀異錄

佛寺 六帖云精舍梵宮寶地紺園化成淨土鷲峰布金之地皆佛寺也

事類

招提 ｜｜菩薩皆古佛號故寺謂之｜｜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一也釋書

道場 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應邵風俗通

精舍 漢明帝於東都之陽立｜｜以處攝摩騰竺法蘭即白馬寺也騰始自西域以白馬馱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名創置白馬寺即僧寺之始也事物紀原晉武帝初奉佛法立｜｜於內殿引沙門居｜｜故今人皆以佛寺為｜｜殊不知｜｜乃儒者教授生徒之所後漢包咸劉淑傳皆有立｜｜教授生徒之文謝靈運有石壁｜｜詩曰披拂趍南徑愉悅偃東扉非佛寺也李善注云精舍者今讀書齋是也文選注

祇園 佛大檀越

須達多長者居舍衛長者居舍衛國常施孤獨故曰給孤獨因往王舍城護彌長者家為男求聘因見其家請佛說法須達本事外道忽聞佛法生歡喜心接足作禮而白佛言我舍衛國人多信邪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化佛默受請即遣舍利弗指受規則徧處求踏唯有丨丨陁太子丨丨廣八十頃林木欝茂幽靜可居既得勝地往白太子太子戲曰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須達出金布八十頃精舍告成凡千二百處白王遣使請佛安居經律異相

蕭齋 梁武帝造佛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寺至今一字存焉李約之買歸建以小室以玩之號丨丨今人呼蕭寺亦因此也事見國史補

佛室 崇丨丨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柳子厚大雲寺記

上方 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丨丨琮曰昏暗應須到上頭左右失笑帝曰淳古君子也本傳

方丈 唐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毗耶離城音舍黧國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横量之得十笏故名丨丨室闕

鴈塔 昔有比丘見羣鴈飛翔忽有一鴈投下自隕衆曰此鴈垂戒宜旌彼德於

是麼丨建丨西域記**鴈堂**毗舍利於大林為佛作堂形如鴈字一切具足輿覽**牛洞**舒州皖公山三祖璨大師道場即山谷寺有石丨丨其石狀牛因以為名錢紳云初李伯時畫僧直坐於石牛上僧直因自號山谷老人同安志**龍井**國一大師因獵者導自徑山東冈之西至於危峯之北有項素衣老人前而致拜請師登一絕頂入五峯之間顧揞北地為師立錫之所有大湫指謂師曰吾家若去此湫當涸涸一水穴幸勿塩之我將時至而衛師言訖雲霧晦冥風雨驟作及明既霽湫水盡涸惟一穴尚存謂之丨丨今庵基見在諸草不生事狀**翻經臺**謝靈運一見遠公肅然心服乃即寺翻丨涅槃丨因鑿為丨植白蓮池中名其臺日丨丨丨因號白蓮社廬山記**般若臺**晉沙門惠遠於廬山集一時名士高僧會於丨丨丨精舍立誓同修淨土俱為佛國之遊同上**嘗水卜地**梁天監元年有天竺國僧智藥自西土來泛舶至漢上尋流上至韶州曹溪水口聞其香掬丨其味曰此丨上流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寶林乃云此去百七十年當有無上法

寶在此演法今六祖南華是也傳燈錄

卓錫開山 舒州潜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武帝帝以二人俱具靈通俾各以物誌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同安志

捨宅為寺 晉司徒王恂及第珉｜｜｜虎丘｜｜〇白居易東都履道第卒後為佛寺闕 王荆公居金陵自東門往蔣山至其故宅方半道乃鑿渠決水以通城河後請以宅為寺因號半山本傳

作寺如殿 魏世宗作瑶光寺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通鑑梁紀

白馬繞塔 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一｜｜｜｜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為白馬諸處多取此名焉同上

天花雨地 大同坊雲花寺大歷初僧儼講

經天雨花至地咫尺而滅夜有光燭室物改為雲華酉陽雜俎

廣殿長廊唐辛替否傳

珍樓寶屋唐高力士於來廷坊建佛祠丨丨丨丨國背不違本傳

粧塗金瓦王縉納五臺山佛祠鑄銅為瓦以金塗之本傳

構結寶座唐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座二度高二丈構以沈檀珍麗精絕李蔚傳

寺如王居南蠻婆賄伽盧國喜佛法琉璃為甓錯以金銀丹彩紫纊塗地覆以錦罽王居亦如之闕

寺為窟室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崔浩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宜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有大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治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為窟室以處婦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詔自今以後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誅太子晃素好佛法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闕

諫起佛寺

宋虞愿為散騎常侍明帝起湘宮寺費極奢侈又起莊嚴剎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剎各五層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販婦佛若有知當勸悲哭哀愍罪高浮屠何有功德帝怒使人馳曳下殿闕

毀佛寺 唐武宗朝祠部奏括天下寺四萬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毀山野蘭若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本紀

事類慈雲寺 城東寶坊金碧重道人脩惠剪蒿蓬一鉢三十年瓊榱碧瓦上秋空稻田摩衲擁黃髮更葉書閣諸天中三后在天遺塑墨百神受職扶琳宮文思帝澤餘溫潤雨露下國常年豐貢川章川結襟帶梅嶺桂嶺來朝宗參旗斗柄略欄楯清坐耳聞河漢風道人飽參口掛壁頗喜作詩如巳公家風秀句刻瓏玦邀我落筆何能工安得雄文壓聖境九原喚起杜陵翁黃山谷詩

甘露寺 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狠石云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也大鑊二按銘

梁武帝所鑄畫師子一菩薩二陸探微筆衛公所留祠堂在寺手植柏合抱矣近寺僧發古殿基得舍利七粒并石記乃衛公為穆公追福所集也○古郡山為城層梯轉朱欄棲臺斷崖上地窄天水寬一覽呑數州山長江漫漫却望大明寺惟見煙中竿狠石臥庭下穹窿如伏羱緬懷臥龍公挾策事琱鐫一談收猘子再說走老瞞名高有餘想事往無留觀蕭公古鐵鑊相對空團團坡陁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失故態怪此獨能完僧繇六合人霓衣掛水紈隱見十二疊觀者疑夸謾破版陸空畫青猊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墨筆雖欲盡典刑垂不刊赫赫贊皇公英姿凜以寒古柏手親種挺然誰敢干枝撑雲峯裂根入石窟蟠雖草得斷碑斬崖出金棺瘞藏豈不牢見伏理可歎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刊方其感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軌後世徒辛酸脚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出古詩盤山上幾層峭壁半垂藤殿鎖南朝像龕禪外國僧海濤搖砌檻山雨灑窗燈日暮殊鐘起聲聲徹廣陵周繇甘寺

丞相高齋半草萊舊時風月滿亭臺池從日月生時見天到江山盡處回三國是非春夢斷六朝城闕野花開心隨流水漫漫去流偏煙村半 雲棲寺 步步相携不覺難九層雲外倚闌干忽日來沈存中詩 然語笑半天上無限遊人舉眼看劉禹錫 登 天竺寺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西澗水流東寺塔 澗水南山雲引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遥想吾師行道處 天台寺 一到天台寺高低景旋生仙花桂子落紛紛白居易詩 共僧岩上坐見客海邊行野色人耕破山根浪打鷩忙時 楓橋寺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向閑處不覺有閑情杜荀鶴詩 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 東山寺 舊宅何人在空門客自過泉聲到池盡聲到客船張繼 山色上樓多小洞穿斜竹重階夾瘦莎殷勤入城市雲水 西丘寺 不厭|||閒來即一過州船轉雲暮鐘和張祜詩 島樓閣出煙蘿路入青松影門臨白月波魚跳驚東燭猿鬭怪鴟呵搖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香花助羅綺鐘梵雜笙歌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

少亦非多白居易夜遊

虎丘寺

入門無平田石路細穿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潭井湛盧誰復見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岩壁殺氣噤蛙黽幽幽生公堂左右立頑獷當年或未信異類服精猛胡為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窈然留清詩讀者為悲哽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春意頗淒冷我來屬無事暖日相與永喜鵲翻初旦愁鳶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咍歸田行可請東坡寺牆圍着碧屏顏曾是當年海湧山盡把好風藏院裏不教幽景落人間劍池草色經冬在石座苔花自古斑珍重晉朝吾祖宅一回來此便忘還王元之遊虎丘香刹看非遠祇園入始深龍蟠松矯矯玉立竹森森怪石千僧坐靈池一劍沉海富亭兩面山在寺中心酒熟憑花勸詩成倩鳥吟寄言軒冕客從此好抽簪白居易題虎丘東寺吳王冠劍作塵埃巽地翻為七寶臺石砌百尋光似鏡井輪千轉響成雷昔年棣萼聯枝發今日蓮宮並蒂開更有女郎墳在此時時雲雨試僧來劉禹錫題虎丘西寺

鶴林寺

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

日閒李陟題僧室詩

金山寺

金山杳在滄溟中雪崖氷柱浮仙宮乾坤扶持自今古日月髣髴隱西東我泛靈槎出塵世搜索異境窺神工一朝登臨重太息四時想像何其雄卷簾夜閒掛北斗大鯨驚浪吹長空舟摧岸斷豈足數往往霹靂鞭蛟龍寒蟾八月瀉瑤海秋光上下磨青銅鳥飛不盡暮天碧魚歌忽斷蘆花風蓬萊久聞未成往壯觀絕致遺應同潮生潮落夜還曉物與數會誰能窮百年形影浪自苦便欲此地安微躬白雲南來入我望又起歸興隨征鴻郭功父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張祜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檣過妨僧夢濤驚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孫魴天末海雲横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祇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崩騰飄然欲作乘桴計一到扶桑恨未能王介甫世上蓬萊第幾洲長雲漠漠鳥飛愁海山亂點當軒出江水中分繞檻流天遠樓臺横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迴船却望金陵月獨倚牙旗坐浪頭

楊公濟遊寶慶寺金山迴作 黃葉前朝寺無僧寒殿開池晴龜出曝松莫鶴飛迴古井碑横草陰廊畫雜苔禪宮亦銷歇塵世轉堪悲司空曙詩

廬山寺

白茅為屋宇編荆數處階墀石疊成東谷笑言西谷響下方雲雨上方晴鼠驚棋客緣青壁猿戲山僧撼紫檉別有一條拄澗水竹筒斜引入茶鐺馬戴

道林寺

石門迴接蒼梧野愁色陰深二妃寡廣殿崔嵬萬壑間長廊詰曲千岩下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經馬暖日斜明螮蝀梁濕煙散羃鴛鴦瓦北方部落檀香塑西國文書貝葉寫壞欄迸竹醉好題窄路垂藤困堪把沈裴筆力闘雄壯宋杜詞源兩風雅他方居士來施齋彼岸上人投結夏悲我未離擾擾徒勸我休學悠悠者何時得與劉遺民同入東林白蓮社常蟠王山之南麓山珠道林二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刧宮牆壯麗敵香廚松道清涼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膀雙迴三足烏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老杜題嶽麓道林二寺

靈巖寺

十萬人家天塹東管絃臺榭滿東風功歸范蠡五湖上國破西施一笑中香徑自開蘭葉細傑廊猶響月華空尊前有暇但懷古欲飲一盃誰與同劉禹錫詩

破山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常建題禪院詩

孤山寺

樓臺聚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窓月鐘聲在北林張祜詩

落星寺

岧岧廩俗先生廬其下宫庭水所都北辰九關隔雲雨南極一星在江湖○北風捲沙過夜窓枕底鯨波撼蓬島个中即是地上仙但使心閒自難老○星宮遊空何時落着地亦化為寶坊詩人畫吟出入坐醉客夜愕江撼床蜜房各自開户牖蟻穴或夢為侯王不如青雲梯櫱級更借瘦藤尋上方○落星開士深結屋龍閣老翁來賦詩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遲宴寢清香與世隔畫圖抄絕無人知蜂房各自開户牖處處煑茶藤一枝並黃魯直詩

梵王家

海邊樓閣｜｜｜一水橫橋一路斜簝竹美風敲壁玉怪松摩日起龍蛇岩猿迸檻偷秋

果石鼎當窻煮露芽中有高僧
倦迎送白頭無事老煙霞城山

給孤園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
門霏霏雲氣重閃閃浪
花翻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時應
清盥罷隨喜｜｜｜老杜望兜率寺

寒塘路

松竹閒僧老雲煙
晚日和｜｜歸｜
轉清磬隔微波
唐李嘉祐詩

野僧家

澗竹欲萌煙蕨菜不妨拈餅｜｜｜從
今相遇幾日事更試南窻穀雨茶江西

竹林西

身寂心成道花閒鳥自啼細泉
松徑裏返照｜｜｜皇甫曾詩

苔逕裏

隔窻棲白鳥似
與鏡湖隣月照
何年樹花逢幾世人岸莎青有路｜｜
淨無塵願得依容止僧中老此身盧綸

下堂鐘

寒雨初收草木
濃群鴉飛散｜
｜｜長廊無事僧歸院
盡日門前獨看松李涉

寒殿磬

薄暮緣西峡停橈一訪僧鷺巢
橫臥柳猿飲倒垂藤水曲岩千
疊雲重樹百層山風｜
｜｜溪雨夜船燈許渾

立香臺

五度金蓮出世來法堂重向石
堂開水邊猿鳥尋前侶石上松
杉認舊栽黃印使君精曉供紫雲禪客｜｜｜人
傳朱頂千年鶴昨夜遼東柱上回城山石泉寺

垂講磬

紅簷
青瓦

院西隅隔斷塵寰一事無兔弄半光來佛案月收斜脚入茶爐煎丨丨丨秋聲遠門掩吟燈夜影孤見說虎溪流水急不勞禪侶洒重沽城山

動金璫 夜深殿突兀風丨丨琅丨天黑捫春院地晴樓暗芳老杜

鳴夕磬 鳴磬夕陽盡卷簾秋氣來名香連竹徑清梵出花臺輪雄

捫幽徑 不到峯前寺空來渭上村此亭聊可喜幽徑豈辭捫谷映朱闌秀山含古木尊路窮驚石斷林缺見河奔馬因嘶青草僧留薦晚飡東坡

臥明窗 古寺長廊院院行雲房處處稱幽情明窗淨榻無人到卧聽春禽百舌聲仝上

滄海日 宋之問遊靈隱夜吟云鷲嶺鬱岧嶤龍宮隱寂寥久不能續有老僧坐禪曰何不道樓觀丨丨丨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引泉遙云云遲明僧不見人以為駱賓王也詩注

闍梨鐘 王播少孤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粥僧厭苦之飯後擊鐘具後播鎮揚州訪舊題詩處有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愁愧丨丨飯後丨後二紀播出鎮是邦向所題已碧紗籠之矣乃續云三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小說

披剃

事類 **落髮** 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少通經史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投師||入牛頭山有白鳥銜花之異傳燈錄覆以慚愧之衣落其煩惱之髮類要

投簪 ||落髮委命受業云云出廬山記

劉淨翁捨俗 人勸|||||出家山谷云淨翁在家出家無俗可捨戲作頌云淨名龐老總無鬚君幸元無免破除心若出家身若住何須更覓剃頭書又云掉卻甜桃摘酸梨山谷

金色女出家 |||||白文殊聽我出家非以自剃髮為||若能發大精進為除衆生一切煩惱是名出家非以阿蘭若處獨坐思惟名出家能於汝生死流轉中以定惠方便化令解脫是名出家

鄔波三鉢那 比丘既落髮披衣梵云室羅末尼唐言求寂滅度受戒已名|||||唐言近要覽

恩命

事類 **乘雕輦** 趙石勒以天竺僧圖澄預言成敗頗有驗敬事之石虎即位事之尤謹衣以綾錦｜以｜｜通鑑

賜紫衣 則天朝僧法朗等賜紫袈裟僧之賜紫自天后始事物紀原

黑衣宰相 宋文帝以惠琳善談論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孔顗曰遂有｜｜｜可謂冠屨失所矣通鑑宋文紀

翻經學士 隋文帝以沙門彥崇為｜｜館｜｜命僧以官自此始事物紀原

贈官賜謚 唐代宗大歷十年興善寺胡僧不空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謚曰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碑文

圓寂

事類 **茶毗** 或云耶維或云闍毗又云闍維正梵云闍鼻多此言焚燒要覽

闍維 天竺第九祖入滅衆以香油梅

檀丨丨直體丨丨即荼毗同上

逝川 寂寂靈塔滔滔丨丨恒沙刧壞智月常貞李華碑

滅火 薪盡火滅歸真息假

梁簡文帝云

無聲三昧 古靈臨遷化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丨丨丨丨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師儼然而寂

不可久留 南齊善慧大師降于婺州傅宣慈家納劉氏女名妙志生子普建普成二人梁武帝時會天竺僧達磨號嵩頭陀謂大士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大士圓光寶蓋大士笑時有法師聞法悟解言我師彌勒應身耳大士呵之後於松山頂雙林寺行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及嵩頭陀入滅大士懸知曰嵩公兜率待我決丨丨丨丨也謂子弟曰我從第四天來為度汝等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天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目也吾去梵戶上建浮屠以彌勒佛像處其下傳燈錄

達磨攜履 二十八祖丨丨自天竺國泛海見梁帝不契潛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端居而逝葬熊耳山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過師于葱嶺見手丨隻丨翩翩而逝雲問

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王已厭世間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即位宋雲具奏其事帝令起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出傳燈錄

世尊現足 第一祖迦葉丨丨入般涅槃迦葉至雙林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內丨雙丨景德傳燈錄

釋迦說偈 釋迦佛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住世四十九年將金縷僧迦黎衣傳法與摩訶迦葉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諸弟子以香薪荼毗之燼後金棺如故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得舍利八斛四斗世尊滅後一十十七年末平中教至中夏傳燈錄

阿難說法 第二祖丨丨將入滅雪山五百仙人飛空而至阿難為丨丨傳燈錄

道玄居士 又居士名蘊字道玄與石頭希遷為友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女靈照常製竹儀籬賣以供朝夕居士將入滅使靈照視日及午以報靈照遽報日日蝕居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笑更延七月而化同上

鎖骨菩薩 僧問風穴如何是佛穴曰

金沙灘頭馬郎婦世言觀音化身續延語録延州有婦人甚有姿色少年子悉與狎數歳而殁㚏之道左大歴中有胡僧敬禮其墓曰斯乃大慈悲喜俗㑹之欲無不徇馬此即丨丨丨順緣已盡衆人開墓視其骨鈎結皆如鎖狀遂與起塔馬郎婦事

大率類此

傳燈録

詩集　鎖塵　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鬬松雪經房丨隙丨賈島詩　埋玉　霜顱隱白毫鎖骨丨青丨皆云

似達磨隻履還

天竺東坡詩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四十九